



時務報



4.8
214
4



214
4

光緒二十二年
八月初一日

第四冊

館在上海四
馬路石路

時務報

每冊取紙料費一角五分
定閱全年者取費四圓
先付賞者取費四圓

昭和十九年
一月十九日
購求

時務報第四冊目錄

中國自強策上 中國自強策中 中國自強策下

錢塘汪康年撰

沈氏音書序

新會梁啟超撰

附盛世元音原序

吳沈學來稿

恭錄 諭旨

官書局 奏開辦章程摺

昭文孫同康來稿

各省宜建翹材館議

英文報譯

桐鄉張坤德譯

英法水戰論 中國火車弊病 中國議加稅則事二則

朝審分院判結違禁

貨案 某報館訪事與伊藤問答節畧 天氣利用

教兵以學 醫生論腦

海面裝煤 禁止售地 德貨重征

路透電音附雜電

桐鄉張坤德譯

東文報譯

東本古城貞吉譯

論日人經營臺灣 俄人論英國海外政策

法文報譯

宛平郭家驥譯

論中國稅務羸絀 舟涉重洋

華盛頓傳續第三冊

遵義黎汝謙舊譯

倫敦鐵路公司章程續第三冊

番禺鄧廷鏗舊譯

中國自強策上

錢塘汪康年撰

事至今日危迫極矣。挫於倭迫於俄侮辱於英教案蜂起。回匪蠢動兵變民變之事不一而足。而瓜分中國之說。西報屢載之。西人屢言之。雖至愚之人亦知其殆然而廟堂無定策。中外無定議。舊弊未一除。新猷未一布。則非安於不為。即以爲無策也。夫安於不為。則無論矣。以爲無策。尚未然也。夫中國在今日。猶以一羊處羣虎之交。曾不足以累其牙爪。然而不遽動者。羣雄角立。未有所歸。故艱於發難。又無端戕人命。敗商務。又西人所欲爲。故猶遲回以待之。我苟能自振。則西人之於我。亦猶其於日本耳。惟我永不自振。則彼惟恐爲人所得。必將爭先以取之。然則我國振興之政。不於今日則無及矣。夫中國利之宜去。弊之宜除。誰不知之。而卒無定論者。蓋食於弊者太多。則必多爲之說。以亂之。多出其途。以撓之。蓋非不明不強之患。而由於權無所歸。則無人焉爲發光與力之地也。夫國朝承明之後。懲於擅權朋黨之禍。故執政之臣。名曰軍機大臣。人多而權不一。但能唯諾於上前。而不能堅持其意也。但能恭擬 諭旨。而不能自發號令也。然則苟欲聚其權。以辦庶務。舍立相莫由矣。顧今日而驟然立相。竊恐但有牽掣阻礙之苦。而無行權決策之效。則非先立議院不可矣。或曰。立相則不免擅權之慮。開議院則權在下。且散而不合。徒滋論議。於事

非便不知有議院以與相相持則相不能擅權議院之人多矣且有議事舉人之權而無行事之權雖在下何病又議院論雖不一西例必擇其多者從之何囂雜之患且凡事初行必多漏略要在隨時審正耳若其成規則西人之議院章程可擇而行也至於開辦維新之政則有三大端焉一曰齊天下之論今天下之論至不一矣政府不擇而用之或朝暮更易或南北互異必當論定一格以便施行二曰慰天下及各國之望維新之政中國望之不應則離西國望之不應則侮宜明詔天下以舍舊從新之故而與各國立力保太平之約並方便予以權利且聘其賢豪與之參定法制則中外始有更新之望矣三曰安天下官吏士兵之心維新政行則宗室旗丁冗員士人胥吏軍士皆有失所之慮始而以言語相煽惑繼而以全力相阻撓宜預籌安插之法宗室旗丁除作官當兵外或與以利益或弛其禁防新改立之官除總理之人必拔用能者其餘仍以舊官依班補敘學校新設必十年方能選用則從前士人在十年之內仍可補官胥吏軍士汰賸者可補充諸役如此則各人無失業之憂即新政無阻撓之患矣然此但言開辦之大要而未及其所行之事也

中國自強策中

中國自古獨立於亞洲之中而其外皆蠻夷視之素以君權為主務以保世滋大為

宗旨故其治多禁防遏抑之制而少開拓擴充之意君恐臣之侵其權故不使之有纖毫之權恐臣下之結黨故務散其黨牽掣之使不得行其志錮蔽之使不得極其聰以天命怵之以鬼神懼之臣下承之以諱飾為能以敷衍為工以趨避諛卸為巧其於民也但以壓制欺嚇為事無復有誠意以相孚故吏習於弊混民安於刁鹵士成於陋劣兵貫於譁潰其齊民皆以閉戶不與外事為秘策以積財遺子孫為得計故上下之大弊不出四事曰徇私曰惡直曰崇虛曰耽逸循習至久全國之民皆失自主之權無相為之心上下隔絕彼此相離民視君父如陌路視同國若途人夫民之弱與離君所欲也積至今數千年乃受其大禍然則至今日而欲力反數千年之積弊以求與西人相角亦惟曰復民權崇公理而已其於官也汰冗職刪儀官使官各有事其教人也必使為有用之學毋誤用其聰明其選人也必使以所學為其官毋使用非所學其升補也必依其本職毋使朝此而夕彼其用人也厚其祿過則責故則斥勤奮則升遷而遞加其俸終身無失業之虞其定律也依罪為斷必求可行無虛設之律無難行之例其罪人也訪緝密而治之寬其讞罪也稽罪而盡其辭其取於民也各以其資占稅毋倒置毋苛索其理財也使財歸實用毋糜於虛文毋漏於中飽昔之重文而輕武者今必使文武並重昔之優文士而輕吏治者今必以吏

事爲急。汰繁重以求其速捷。去虛文以責其實效。刪矯誣不實之談。斥虛僞無理之事。尙創作而賤安閒。尙改變而賤守常。以能開利源爲能。以能創新學爲優。民性必求其宜。達士氣必求其振奮。昔之不使民與國事者。今必與之共治。昔之使民安於愚弱者。今必使之極其明強。務使內之權力。在在足與外人相抵。夫如是或可儆倖。與各國相持。然此但言其治道宗旨所在。而未言辦法之實也。

中國自強策下

請實言辦理之法。今使上赫然下明詔。告天下以力圖自振之故。而使士民之明秀者。互相舉爲議員。使至京入議院。而使中外大員。自三品以上。俱入上議院。議院既立。則立相以總內外之務。立戶部以掌財用之出入。立刑部以掌天下之獄訟。及巡捕之事。立商部以興商賈。並掌稅則及考察工作物產之事。立農部以教種植。立外部以理交涉之事。立兵部以掌兵事。立工部以掌營造之事。立郵政部以理道路。河渠輪車輪船郵遞之事。立民政部以掌各處地方之事。立海部以掌海軍之事。立教部以掌學校之事。俟議員舉定相臣。則由相臣自擇用諸部大臣。及各省之長。大臣及長。又各舉其屬。而皆決於議院。十年之後。則議員及各官。皆取於學校。如西國之法。設吏治局於京師。徵天下賢能之吏。使學習治法。而分派之於各省。以教諸地方官。

十年以後。亦皆取之學校。各省提鎮。選於兵部。而提鎮又遞選其屬。十年之後。始取之水陸武備學堂。外部及出使大臣。必取精西文通西事者。十年之後。始取之學堂。京師立各種學校。精選中西之能者教之。以遞及於各省府州縣。十年之後。始取之師範學堂。宰相與各大臣。既舉定。則遣使與各國立力保亞洲太平之約。而大改上下內外之體制。務從簡易。悉去趨踴拜跪之節。復立憲報館。凡新政改革之意。及中外交涉之故。悉載之。各種振興之政。乘時並舉。且捐納停。冗員裁。調濟安插之途。廢資格班次之說。止既無無事之官。復無無官之事。局中之人。可因官以展其才。局外之人。可因事以責其效。則職無不舉矣。一事一官。既無旁貸之方。一官一事。又無叢睦之慮。則人勤於職矣。在事之人。有治事之權。事外之人。有監察之權。而又有議員以鉗制之。有日報以舉發之。則官邪息矣。厚俸祿而革陋規。入官之日。予以裝錢。辭官之日。予以恩俸。或給終身。或逮子孫。辦公有費。登程有資。則人興於廉矣。改衙署之制。速咨稟之法。汰酬應之煩。刪迎送之禮。則官敏於事。勤於察矣。省府州縣各設議員。以與官相抵。官不能專其事。則民困蘇矣。因其事以設之官。因其官以爲之學。因其學以定所取。入官之後。非罪不斥。心不枉耗。才不虛糜。人無失所。官不易方。則人知專所學矣。取士多途。學堂遍設。由都會以及州縣。由州縣以逮鄉閭。人無

廢才無滯用。則人勸於學矣。釐定文字。使歸淺近。多撰教化之書。使人易曉。而徧設義塾。教堂以教齊民。則尋常之人。皆可讀書明理矣。凡刊刻書籍。由官准駁。其便用者。準其專利。則要用之書。不日可得矣。嚴戶口之冊。定鄉里之制。產業生死婚姻。必注零戶。必禁城鎮無雜處之虞。鄉里無散居之慮。而又徧設巡捕。並設包探。則逋逃清。邪民無所匿矣。律法從平。無有偏頗。重則絞殺。輕則禁罰。則罪易辦。而情易得矣。刑官治獄。不兼他事。復有會審。以察其虛誣。有律師以伸其辨說。無刑求之苦。無拖累之患。則枉濫息矣。吏皆有祿。役皆受緝。既無藉口之資。即無婪賄之弊。如此則獄訟易矣。有不率教者。輒禁錮終身。動其羞恥。嚴其禁防。則人恥於爲非矣。平道路。濬江河。開鐵軌。通電報。招商以成之。借債以足之。且路燈自來水。在在設立。使往來便捷。消息靈通。則用兵賑災。經商行旅便矣。礦務開。銀行設。然後鑄金銀銅三等之幣。齊其輕重。又製鈔票。而禁兌換銀錢之店。以便行使。稅餉出入。一律行用。三年之後。度新幣已足。則悉禁舊錢。則錢法行。而人便於用矣。製鈔幣。立銀行。正稅則。嚴中飽。則國用可足矣。立商部。定商制。嚴賠償之法。定詐騙之條。除釐稅之苛。提水陸之途。考求各國之物產。察勘各地之工作。內江外海。準行輪舶。能糾合公司者。獎之。商之成本重者。許其專利。則商勸矣。能效法泰西製造各物者。賞之。並許專利。能以新

法製器者。給以功牌。則工勸矣。稅以資算。富重而貧輕。稅以息計。商多而農少。蓄洩有資。種植有法。則民勸於田畝矣。停無用之武試。開水陸學堂。令凡能武事者。不與齊民齒。則人競於武矣。精選而厚其餉。嚴教而重其防。老休則廩以終身。戰死則恤其子孫。則兵皆能戰。而平時不敢滋事矣。防兵周於水陸。兵將悉由考試。定平時遣調之法。定臨事招募之方。炮械必精。雷艦必備。醫藥必贍。兵法既嫻。軍律尤峻。則武備嚴矣。釐定祀典。公私無名之祀。悉行停止。一切虛誣術數之說。皆不得行。則邪說息。而正務舉矣。設報館。以達民隱。凡中外交涉。選舉獄訟報銷。悉由官登之報。新理新法。及一切民間之事。及其冤抑。無不可登報。則上下之情通矣。定齊民之等級。以有能者爲上。有業者次之。游惰爲下。則民勤於所事矣。而又設輿圖局。以測全國之形勢。設繙譯館。以收各國之書籍。設製造軍火局。以給軍用。如此行之十年。國以富。兵以強。始可收回已失之權利。除租界之法。改進口之稅。定管轄異邦人之制。而與泰西各國相抗衡。若夫施治之宜。敘次之方。新舊交替之法。則當俟辦理之時。議之。非一時所能決也。

沈氏音書序

新會梁啟超撰

國惡乎強。民智斯國強矣。民惡乎智。盡天下人而讀書而識字。斯民智矣。德美一國。

其民百人中識字者殆九十六七人。歐西諸國稱是。日本百人中識字者亦八十餘人。中國以文明號于五洲。而百人中識字者不及三十人。雖曰學校未昌。亦何遽懸絕如是乎。吾鄉黃君公度之言曰。語言與文字離。則通文者少。語言與字文合。則通文者多。中國文字多有一字而兼數音。則審音也難。有一音而具數字。則擇字也難。有一字而具數十撇畫。則識字也又難。日本國志嗚呼。華民識字之希。毋亦以此乎。梁啟超曰。天下之事理。一曰質。二曰文。文者美觀而不適用。質者適用而不美觀。中國文字畸於形。宜於通人博士。箋注詞章。文家言也。外國文字畸於聲。宜於婦人孺子。日用飲食。質家言也。二端對待。不能相非。不能相勝。天之道也。抑今之文字。沿自數千年以前。未嘗一變。篆分楷草寫法小異。不得謂文字之變。而今之語言。則自數千年以來。不啻萬百千變。而不可以數計。以多變者與不變者相遇。此文言相離之所由起也。古者婦女謠詠。編為詩章。士夫問答。著為辭令。後人皆以為極文字之美。而不知皆當時之語言也。烏在其相離也。孔子在楚。繙十二經。無魁子徐詩春秋論語。孝經。齊儒魯儒。各以其音讀之。亦如英法俄德。各以其土音繙切西經。又烏在其相離也。後之人棄今言不屑用。一宗於古。故文章爾雅。訓詞深厚。為五洲之冠。然顯門之士。或乃窮老盡氣。不能通小學。而山海僻壤。百室之族。知書者往往而絕也。是以中國文字。能

達於上。不能逮於下。蓋文言相離之為害。起於秦漢以後。去古愈久。相離愈遠。學文愈難。非自古而即然也。西人既有希臘拉丁之字。可以稽古。以待上才。復有英法德各國方言。可以通今。以逮下學。使徒用希拉古字。而不濟以今之方言。則西人文言之相離。必與吾同。而識字讀書者之多。亦未必有以加於中國也。稽古今之所由變。識離合之所由興。審中外之異。知強弱之原。於是通人志士。汲汲焉以諧聲增文。為世界一大事。吾所聞者。有劉繼莊氏。有龔自珍氏。頗有所述造。然世無傳焉。吾師南海康長素先生。以小兒初學語之聲。為天下所同。取其十六音。以為母。自發凡例。屬其女公子編纂之。啟超未獲聞也。而朋輩之中。湘鄉曾君重伯。錢塘汪君穰卿。皆有志於是。業咸未成。去歲從萬國公報中。獲見廈門盧鷺章所自述。凡數千言。又從達縣吳君鐵樵。見蔡毅若之快字。凡四十六母。二十六韻。一母一韻。相屬成字。聲分方向。畫別麤細。蓋西國報館。用以記聽議院之言者。即此物也。啟超於萬國文字。一無所識。音均之學。未嘗問塗。曹然無以測諸君之所長也。然竊竊私喜。此後吾中土文字。於文質兩統。可不偏廢。文與言合。而讀書識字之智民。可以日多矣。沈學吳人也。無字。遂於西文。究於名理。年十九而著書。五年而書成。名曰盛世元音。其自言也。曰。以十八字母。可切天下音。欲學其技。半日可通。其簡易在五大部洲一切文字之上。

謂盧君之法泥於古。不如已也。余告以蔡君法。則謂畫分麤細。不適於用。法未密。亦不如已也。余於盧君書未得見。蔡沈二家。則其法畧同。蓋皆出於西人。或沈君更神而明之。有所歎得歟。然吾之寡學。終無以測諸君之短長也。沈君以年少。覃心絕藝。思以所學易天下。常以西人安息日。在海上之一林春茶樓。挾技以待來者而授焉。其亦有古人強聒不舍之風乎。沈君屬以書入報中。其書文筆未盡雅馴。質家之言。固如是。不能備求也。至其言論。多有透闢銳達。爲前人所未言者。嗚呼。不可謂非才士也已。先以原序登其書與法。俟諸別簡。世之君子。或願聞諸。

附盛世元音原序

吳沈學來稿

今日議時事者。非周禮復古。卽西學更新。所說如異。所志則一。莫不以變通爲懷。如官方兵法農政商務製造開礦學校。余則以變通文字爲最先。文字者智器也。載古今言語心思者也。文字之易難。智愚強弱之所由分也。上古結繩之世。文風未啟。黃帝垂裳。制形象數器物。以便民生。蒼頡製六書。以代結繩。文物漸昌。明矣。籀文篆隸。字體代變。歷數千年。幾盡失製字精英。大都刪繁就簡。畏難趨便。然亦人性使然。事理必至。大清 列聖御世。風氣大開。萃萬國之冠裳。通五洲之輪艦。極從古未有之世界。啟從古未有之變局。中外相形。中國不啻羲皇上人。最細

者文字一學。太西切音。中國象形故也。自蒼頡造字。至今四千五百餘年。分字部之法有三。一。事類。一。音韻。一。筆畫。字部多至五百四十四。至少亦二百一十四。共計字體四萬九百餘字。士人常用者惟四五千字。非誠讀十三經。不得聰明。非十餘年工夫。不可。人生可用者有幾次十年。因是讀書者少。融洽今古。橫覽中外者。更少。既文事凌夷。外患蠢動。當此痛巨創深之際。莫不欲自強爲計。竊謂自強陳迹有三。一。歐洲列國之強。羅馬失道。歐洲散爲列國。列國所以強。有羅馬之切音字也。人易於讀書。則易於明理。理明利弊。分晰。上下同心。講求富強。二。美洲之強。其所以強。由歐人遷居其地。大都讀書種子。今格致富強。與歐洲並駕齊驅者。亦切音字爲之。切音字易達彼此衷曲。上下無隔膜。三。俄國日本之強。俄皇彼得。幼肄習歐洲。一切富強事。銘之心。筆之書。身登大寶。新政隆然。今天下畏之。日本通商二十載。奮然興者。勇於師也。上下莫不以呂方美興爲志。今天下敬之。二國之自強。其勢由上藉本國切音字。繙譯太西富強書。令民誦讀者也。三者莫不以切音字爲富強之源。中國人民居天下三分之一。人民既衆。宜識字之法更便。不然。多多者皆蠢蠢之輩。雖具耳目。如無見聞。統計華人三四百兆。每年生死相比。百人多一人。一年增三四百萬。十年增三四千萬。卽多兩省之人。不速爲計。何以教

養變通文字。則學校易廣。人才崛起。有曰。切音易於寫。讀者理也。獨象形目治。切音耳治。目治無耳治之廣遠。耳治無目治之恆久。利害相抵也。余曰。象形恆久。豈以其象耶。字形代變。意會者多。欲真恆久。非圖畫不可。字非圖畫。字各有音。漢文以邊傍爲訓。詰者若干部。與格致大相刺謬。不足爲義。考字義之源。只三。詳文學性理篇既字義三源。安知不可用法成之。詳書法篇字音有六千二百八十不同單音。詳音篇是更要於字義。何止千倍。西字不作字義。只以字音連句讀。通行天下。足證字音勝字義。字義難載字音。漢文音隨地而變。義不少變。字音盡載字義。觀西字彙可證。是切音字不獨廣遠。兼能恆久。或曰。然則假彼國之切音字。切中國之音。可否。余考中國之方音。最多最亂。歐洲方音。不大遠殊。尚不能合切。各成字母。英文不切法音。法文不切俄德丹音。其字母亦不能相通。歐人每議合數國音。使之同文。卒至今日無成。其筆畫亦並不省提。數十字母。有并兩三字爲一母者。三仄四聲。茫然。聲音不及。筆畫又梗。轉不如用象形字。雖寫讀較難。而意義尚易判別也。中國音同義異之字。頗多。用其切音字。理所不可。或謂爲富強計。不在另創新字。一切效法泰西。用洋文者。洋文。漢文者。漢文可也。余謂欲深通格致。力求富強。非兼通漢文洋文不可。盡驅國人學洋文。勢所不能。必賴出洋之徒。譯其書。繙其語。注以漢文。授子弟。然漢文

不能注西字音者甚多。且快慢脫節。輕重失序。在在皆是。漢文一字。各隨方音而異。欲其惠於後學。得乎。是生爲華人。欲兼數國之文。鬚白尚在塾中。欲其精一藝。得乎。余恐中國風氣一變。勞逸之心。生利弊之見。明以洋文較漢文。寫讀之易。利用之大。不百年。讀漢文者無矣。國中一有變更。將棄如敝屣。如此則富強未得。中國之方音滅矣。中國之文字廢矣。上以埃及巴西爲鑑。下以印度日本爲鑑。千古之精英盡失。良可歎也。然則漢文處今日。有不得不變之勢。又有不能遽變之情。爲之奈何。天下無不可考之理。無不能爲之事。余闡詳體用。得盛世元音十八筆字母。可公天下。能切天下音。兼分文理音同義異之字。以譯漢文洋文書籍。音義不爽累黍。以十八筆爲階。八下鐘。可以盡學。寫讀之疾。省製作之美。備古今未曾有也。一載通國皆能誦讀有用之書。二年徧地盡屬有用之人。得文字之捷徑。爲自強之源頭。同文之盛。殆將見之矣。

諭旨恭錄

六月二十八日奉 上諭鎮國將軍載瀛之第二子著命名溥儼。欽此。○七月初三日奉 上諭正紅旗漢軍副都統安興阿由道光年間以侍衛在乾清門當差。游陞御前侍衛。歷任護軍前鋒統領。副都統。正黃旗漢軍都統。總管內務府大臣。因案革

職旋經簡任副都統現在年逾八旬行走勤慎前因患病賞假調理茲聞溘逝軫惜殊深加恩著照都統例賜卹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察例具奏伊孫一品廕生斌瑛著賞給郎中分部行走用示篤念耆臣至意欽此○初四日奉上諭前據御史李念茲奏參河南歸德鎮總兵崔廷桂營伍廢弛縱令其子河南候補道崔鴻鼎吞食餉項各節當經諭令任道鎔秉公確查茲據覆奏崔廷桂被參各款查無實據卽著毋庸置議崔鴻鼎雖查無實在劣蹟惟歷練未深著劉樹堂隨時查看至該御史原奏文武大員父子同省應令迴避一節著交部議奏欽此○同日奉上諭王文韶奏永定河隄工漫口分別參辦並自請議處一摺本年六月後大雨時行永定河水勢漲急險工迭出二十三日北六工之八號隄頂漫溢二十四日北中汎七號又伏漫水掣奪全河大溜口門寬刷數丈餘該管各員疏於防範實屬咎無可辭調署北中汎武清縣縣丞支兆熊著革職留工効力石景山同知張恩驤著革職留任廳員下北岸通判蔡廷皋汎員北六工壩州州判陳麗生均著摘去頂戴永定河道陳慶滋河防局道員竇延馨均著革職留任會辦河防局道員張蓮芬著摘去頂戴王文韶著交部議處該督務當督率在工員弁將漫口速籌堵築並將南岸各汎嚴飭極力防護不得再有疏虞所有被淹村莊卽著該督迅速查明妥

籌撫恤毋令失所該部知道欽此○初六日奉 旨江西建昌府捕盜水利同知著鮑恩綬補授雲南陸涼州知州著郎學堉補授奉天圍場撫民通判著宋維英補授陝西白水縣知縣著陳芑芬補授山西左雲縣知縣著盛鍾襄補授直隸東鹿縣知縣著馬乘時補授四川樂至縣知縣著余選恩補授湖南甯鄉縣知縣著朱國華補授四川合江縣知縣著龔寶琅補授俸滿湖南藍山縣教諭侯材驥著以知縣用截取舉人陽國楷著以教職用張夢鼎著以教職用戶科筆帖式著祺廣補授戶部筆帖式著紹康補授起居注筆帖式二缺著恩霖增福補授工部筆帖式著恩浩補授吏科給事中著榮陞補授河南道監察御史著華輝補授截取太常寺典簿劉汝燮博士王宗蔭俱照例用擬補國子監學正華學洪著准其補授保舉江蘇候補知縣安炳耀朱福潛俱照例用擬補盛京刑部筆帖式成瑞著准其補授欽此○初八日奉上諭福潤奏特參不職州縣及教職佐雜各官一摺安徽補用直隸州知州王懋勳辦事竭蹶舒城縣知縣劉家序人地不宜均著開缺留省另補卸署無爲州知州試用通判劉芾縱容家丁怠於治事著以府經歷縣丞降補銅陵縣知縣姚鵬翕辦事模糊難期振奮著勒令休致調署建平縣事蕪湖縣知縣王萬姓聲名平常操守難信霍邱縣訓導宣紫詔妄爲干預敗壞士習太和縣教諭王大觀性情偏執不

治士情和州訓導章定嚴專謀利已見鄙同寅署徽州府經歷試用府經歷王慶溥藉差兇鬧署鳳陽縣典史試用州吏目蔣可憲擅受呈詞試用縣丞朱良材關說營私試用巡檢許衡巧於營謀不知遠嫌試用從九品莊文久充關差熟於弊混補用典史茅璜容卑鄙牟利試用典史湯文炳任意妄為肆無忌憚著卽行革職以示懲儆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同日奉 上諭李鴻藻奏病尚未痊懇恩續假並請派員署缺一摺李鴻藻著賞假一個月禮部尙書著許應駟署理欽此○初九日奉 上諭福潤奏假期屆滿病仍未痊懇請開缺回旗調理一摺安徽巡撫福潤著准其開缺回旗調理欽此

官書局奏開辦章程

奏爲請 旨事光緒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新設官書局請派大員管理一摺著派孫家鼐管理欽此 臣 恭奉 諭旨朝夕籌思且與原辦書局諸臣悉心酌度謹擬開辦章程分條臚列恭呈 御覽

一藏書籍擬設藏書院尊藏 列朝 聖訓 欽定諸書及各衙門現行則例各省通志河漕鹽釐各項政書並請准其各取儲存皮列其古今經史子集有關政學術業者一切購置院中用備留心時事講求學問者入院借觀恢廣學識一刊書籍擬

設刊書處譯刻各國書籍舉凡律例公法商務農務製造測算之學及武備工程諸書凡有益於國計民生與交涉事件者皆譯成中國文字廣爲流布一備儀器擬設游藝院廣購化學電學光學諸新機礦質地質動物植物各異產分別部居逐門陳列俾學者心摹手試攷驗研求了然於目曠然於心將來如製造船隻槍炮等事可以別材質之良窳物價之低昂用法之利鈍不致受人蒙蔽一廣教肄擬設學堂一所延精通中外文理者一人爲教習凡京官年力富強者子弟之姿性聰穎安詳端正者如願學語言文字及製造諸法聽其酌出學資入館肄習一籌經費總理衙門原奏每月撥銀一千兩查局中用款以延教習繕書籍爲大宗此外譯報及書手匠役人等工價伙食費亦不資每月千兩只供各項之用至於購買圖籍儀器等款尙無所出原辦零星招股過於冗碎自應遵照原奏概行停止其募義樂輸捐助鉅款者善堂書院有例可循亦應查照原奏酌核收納現在事屬初行需款數難預定惟有就現有經費次第興辦總以撙節爲充拓之基切戒濫費以收實濟一分職掌上年部院諸臣開設書局倉猝舉辦草定規模議事尙未畫一今擬將局諸物各分職掌庶心志專一可期日起有功所有在局辦事諸臣職名另單開呈 御覽一刊印信擬刻一木質關防文曰管理官書局大臣之關防凡向總理衙門領取經費及有

臣等謹將
行文字件。卽以此爲憑信。以上七條。如蒙 俞允。臣卽敬謹遵行。卽從本日開辦。臣竊惟同治初年。總理衙門請設立同文館。講求泰西諸國文字。令翰詹部院各官一體入館習練。維時議論紛紛。人情疑阻。風氣未開。事因中止。後雖經總理衙門設法招徠。入館生徒。畧有成就。而讀書明理之人。從事其中者絕少。遂致中外間隔。彼已不知。倉猝應機。動多舛誤。近者倭人構釁。創鉅痛深。一二文人學士。默參消息。審知富強之端。基乎學問。講肄所積。爰出人才。砥礪奮興。消除畛域。期以洞中外之情形。保 國家於久大。此與同治初年。設立同文館之意。實相表裏。誠轉移風氣一大樞紐也。臣開辦初章。事歸簡要。未盡事務。漸圖擴充。其藏書刊書游藝學堂諸所。有稽查諸員。考其課業。綜理諸員。總其綱維。各期敬業樂羣。尊賢尚齒。善資羣議。術集衆長。庶幾成材者。擴會通過半之思。志學者得師友觀摩之益。至局中用款。惟延請繙譯。鈔寫書籍。典收文簿。登記帳目。及工匠製造之人。發給薪水。此外興辦局務。翰詹科道部院諸臣。皆出於誠懇之心。忠勤之念。但期創開風氣。增廣見聞。爲異日報効 國家之用。臣亦鑒其初心。一概不請獎叙。不支薪資。至印送各路電報。口選擇有用者。照原文鈔錄。不加議論。凡有關涉時政。臧否人物者。概不登載。以符總理衙門原奏。所有議立條款。請 旨遵辦緣由。謹繕摺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昭文孫同康來稿

各省宜建翹材館議

東甌陳志三孝廉。上書張勸果公。謂大臣之視人材。當如父兄之得佳子弟。甯減其家常不急之浮費。培植以使成材。斷無久任其埋沒之理。夫人抱不世之志。爲人所難爲。挾策遠來。其爲衣食計則可憐。其爲國家計則可感。甯有堂堂中國。遂無涓滴以蘇尋丈之鱗也。況以天下之人才。辦天下之大事。當無不興之利。不給之虞。彼人材者。肯一籌莫展。彈鋏求魚。甘受當途之豢養乎哉。知必不然矣。壯哉此言。蒙嘗讀之。而有感焉。陳君具經世才。所著治平通議。救時要議。其言雖不盡純。而秉國鈞者。苟得其說而存之。於求治之道。已得過半。惜乎托諸空言。不聞有奉而行之者。夫人才者。國家之元氣也。督撫受天子命。作牧方隅。其爵秩雖與京朝之尙書侍郎相等。然尙書侍郎。苟不任軍機。不兼總理衙門之職。則其間散。無異乎外省之教諭訓導。循行數墨。畫諾署名而外。無他事也。若督撫則雖如雲貴之偏省。而軍政民命鉅細之事。每日無慮數十百端。非大開幕府。廣辟賓僚。無以爲治。法宜於督撫所駐之地。建一翹材館。厚其廬餼。精其院宇。延聘有道德能文章之士。不論爵位。不拘鄉貫。以備顧問之選。惟不得以江湖遊客。濫廁其間。況今 皇上宵衣旰食。志切求賢。伏讀光緒二十一年閏五月十三日 上諭。爲政之道。首在得人。當茲時事多難。尤應

遴拔真才。藉資幹濟。著各部院堂官。及各直省將軍督撫等官。於究心時事。體用兼備者。臚列事寔。專摺保奏。等因。具見 聖天子孜孜求治。亦以舉賢才為首務。嘉定廖侍郎壽恒保薦陳謨羅正鈞袁銜諸人。摺內有云。有才而不竟其用。則豪傑歛。用才而不及其時。則英華消阻。當此多事之秋。非志慮忠純。不能勉殫血性。非通知時局。不能共濟艱難。此數語極為切當。今之人才。大率有二途。志慮忠純者。類多潛修刻苦。勉為聖賢。而責以肆應無方。不免貽操刀多傷之誚。通知時局者。類多博洽恢張。高談經濟。而責以細行必謹。不免以小德出入為辭。此體用兼備之儒。所以不數數觀也。然國家用才。必求其備。督撫育材。則不必求其備。但使有可節取。皆足裨我高深。翹材館中。宜分為二科。一曰明體。一曰達用。有志趣堅定。服膺正道。介介不苟。篤實廉勤者。是為明體。蓋今世競言變法。使無此等人作中流之砥柱。則羣趨於苟且欺罔。變本加厲。不可終窮。吏治安有起色之望。有天資明敏。究心經世。滔滔雄辯。智勇兼優者。是為達用。蓋今之時局。為三古以來所未有。非於泰西各國之書。博覽而得其要領。其才又堪參謀軍政。簡練戎行。戰守機宜。靡不洞悉。則一遇華洋交涉。安能措置裕如。斯二科者。缺一不可。翹材館之設。其利有五。一曰培人才。中國人才。困於資格。限於門第。楚材晉用。淺見者不免生疑。科甲異途。寡識者判如霄壤。祇此數端。各膠成見。遂令英偉奇特之資。不克自奮於功名之路。東事起後。天子汲汲求才。方欲得人共理。變法自強。力圖振作。然空言求才。不得要領。譬之一部十七史。不知從何處說起。今此館一設。則每省之中。有一人才淵藪。爬羅剔抉。取精用宏。採玉探珠。於斯總彙。其利一也。一曰通民隱。泰西有議院。今分為上下兩院。其初祇有公議院而已。英國傅蘭雅譯佐治芻言云。各西國古時風俗。至今猶存者。惟公議院之法為最善。以能權衡於中。使上下兩無偏倚也。其制由來已久。並非近時創設之政。或云初係國之耆老。聚於一處。商酌國政。又云國王令各諸侯聚集貢獻。進見國王。此為公議院之始。然無論設立之始如何。而歷代相傳。皆能裨益於國。可稱第一良法。以上皆傅蘭雅語中國雖未克仿行。而翹材館之設。亦隱有議院之意。蚩蚩者氓。恃有一二賢且材者。為之領袖。萬方觀聽。實係乎此。使任其沈淪埋沒。後患何可勝道。傅蘭雅又謂英國國政。一切示民以寬。因其深信百姓。極有識見。斷不至犯上作亂。有負國恩。故百姓之事。大半聽其自主。即國政亦准民間公議。登諸新聞紙上。以備采擇。蓋政事雖經國家極力斟酌。究不能無百密一疏之慮。果有不洽輿情。亦不妨重加損益。務歸至當。觀於此。則泰西國家已行之政。尚可任民公議。矧其為佐治之置臣。以承流宣化。致君澤民為事者。柰何不以所欲興之利。欲革之弊。就商

壤。祇此數端。各膠成見。遂令英偉奇特之資。不克自奮於功名之路。東事起後。天子汲汲求才。方欲得人共理。變法自強。力圖振作。然空言求才。不得要領。譬之一部十七史。不知從何處說起。今此館一設。則每省之中。有一人才淵藪。爬羅剔抉。取精用宏。採玉探珠。於斯總彙。其利一也。一曰通民隱。泰西有議院。今分為上下兩院。其初祇有公議院而已。英國傅蘭雅譯佐治芻言云。各西國古時風俗。至今猶存者。惟公議院之法為最善。以能權衡於中。使上下兩無偏倚也。其制由來已久。並非近時創設之政。或云初係國之耆老。聚於一處。商酌國政。又云國王令各諸侯聚集貢獻。進見國王。此為公議院之始。然無論設立之始如何。而歷代相傳。皆能裨益於國。可稱第一良法。以上皆傅蘭雅語中國雖未克仿行。而翹材館之設。亦隱有議院之意。蚩蚩者氓。恃有一二賢且材者。為之領袖。萬方觀聽。實係乎此。使任其沈淪埋沒。後患何可勝道。傅蘭雅又謂英國國政。一切示民以寬。因其深信百姓。極有識見。斷不至犯上作亂。有負國恩。故百姓之事。大半聽其自主。即國政亦准民間公議。登諸新聞紙上。以備采擇。蓋政事雖經國家極力斟酌。究不能無百密一疏之慮。果有不洽輿情。亦不妨重加損益。務歸至當。觀於此。則泰西國家已行之政。尚可任民公議。矧其為佐治之置臣。以承流宣化。致君澤民為事者。柰何不以所欲興之利。欲革之弊。就商

於賢人君子乎。彼今之坐擁封圻，妄自尊大，深閉固拒，惟我獨尊者，清夜捫心，能無自愧。今各省俱設一館，則督撫無從閉拒，苟有不便於民之政，館中賢哲，不難卽爲轉圜。民隱旣通，吏治自肅，無議院之名，有議院之實，其利二也。一曰裁刑錢之幕權。方今上自督撫，下至州縣，所恃以爲治者，刑名錢穀兩幕而已。每省之中，必有一劣幕盤踞於省中，或在撫署，或在臬署，凡各州縣所延請者，非其子弟，卽其門生，偶有不用其黨，則必於公事中，多方掣肘，使之不安於位而後已。且督撫司道，鮮久於其任者，一二年中，必有升轉調署，官易而幕不易，以致此輩氣益張，雖近時公正督撫，時有驅逐劣幕之舉，然誅不勝誅，懲一不足以儆百。且如湘撫陳右銘中丞，嚴辦臬幕任某，奏請革去保案，勒令回籍，交地方官管束，而省中大小官員，多其舊友，爲之通融隱匿。任某不知悔過，竟敢於浙江會館，廣召同黨門徒，張飲要挾，出言無狀，又刊刻刑幕公啟，多張黏貼通衢，語皆悖謬，大率毀謗中丞新政，以是爲非。雖經長沙善化兩縣宰出示訪拿，終歸無獲。又江西巡撫德曉峯中丞，亦曾叅辦某幕，後其人仍潛居江省，刺取中丞過失，賄求言官彈劾，竟至罷官。德中丞行事，本有可議，而此君居心巧詐，罪亦可誅。中丞去任後，某於江省府城隍廟，鼓吹敬神，懸一匾額，大畧取剿凶鋤惡之意，隱寓其復仇之快心，感世誣神，目無法律，幕權之大，於斯可見。

今旣設翹材館，凡一切倉庫漕糧刑律工政，使羣賢分科講習，互相切磋，遇有大獄疑案，詢謀僉同，然後判發，不必授權於刑錢兩幕，其利三也。一曰革胥吏之舞弊。幕友弄權，多通胥吏，胥吏所挾，是爲則例。馮敬亭前輩抗議云：「今天下有大弊三，吏也，例也，利也。」任吏挾例以牟利，而天下大亂。其言最爲痛切。試取馮先生省則例，易吏胥兩議讀之，可得爲治之本。同康嘗謂：「天下名利兩途，不並立。」胥吏無名可求，於是專心致志以牟利，而又有煩重瑣屑之例案，巧爲此輩藏身之地，卽如賦役一項，明己著有全書，以備稽考，而全書所載款項名目，分合雜糅，不可究詰。爲堂官者，不習會計，雖日取全書而鈎核之，無從知其定數。惟積年之老吏，則洞悉於胸中，故吏之與例，相依爲命者也。欲救其弊，莫如以士人爲之定其考成，立之年限，使之減去利心，畧動名心，或者稍能挽回於萬一。錢竹汀謂：「元時士人皆樂爲吏，而吏亦知自重，自士大夫之於吏，以奴隸使之，盜賊待之，而吏遂無所用。此說亦洞中肯綮。士大夫以吏爲輕，而吏之權愈重，蓋彼所挾之例，小民生死之命，無不繫焉。大僚升黜之柄，無不由焉。此何等事，而以奴隸盜賊任之乎？」況以士人爲吏，前代已有行之者。今設翹材館，則雖非以士爲吏，而凡吏胥簸弄之處，館中諸君子，得從容訂正之。彼吏胥者，祇能奉行故事，謹守成法，不敢因緣爲奸，以持長官之短長，惟開誠而布公，自集

思而廣益。幕且無權。何論乎吏。其利四也。一曰防敵國之隱患。漢朱家語滕公。謂上求季布急。此不北走胡。卽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滕公如其指。言於漢文。果釋季布。史漢載之。以爲美談。誠以磊落奇偉之士。必思得當。以報知己。苟急不能擇主。而爲敵國所用。始悔不早收之。則已晚矣。陳孝廉上張官保書亦云。國家厚澤深仁。淪浹肌髓。垂三百年。士食舊德。斷無不感激涕零。願効馳驅之用。然人情叵測。萬一有不逞之徒。如張元徐海牛李其人。則置臣盱眙之日方長矣。語長心重。陳君言之。其有憂患乎。方今倭蠢動於東。英法蟄伏於西南。俄羅斯擁虎踞之勢。雄視於東西。交涉一有不慎。卽啟釁端。而漢奸密布。與狡夷交結者。寔繁有徒。中國之民。大都嗜利。彼族啗以金帛。未有不以隱情相輸者。矧我國取士。限於科目一途。奇才異能。不工制藝。無由登進。海濱英傑。不甘牖下死。鋌而走險。何所不爲。誠羅而致之於翹材館。旣鼓舞之使有所成。更羈縻之使不得逞。有功於國。更難枚舉。其利五也。天下事利多而弊少。猶當爲之。况其爲有利無弊者哉。

英文報譯

英法水戰論

桐鄉張坤德譯

譯日本西字捷報西八月十七日

法人愛密爾屠卜。曾在本國水師充當少佐。引退後新著一書。論英法水戰勝負。如何。曰。法與英不幸而從事於海上。欲求勢均力敵。惟有用民船助戰。以制英國商輪。第民船助戰一例。廢而不行之約。法曾允從。此我所撫髀而長太息者也。英有鐵甲七十二艘。除魚雷船不計外。尙有較次之兵船二百一十二艘。卽使立盟三國。德意奧均守局外之例。法得與俄之水師併力圖之。亦不過鐵甲七十九艘。快船九十七艘耳。況德意奧三國協助英國。意中之事。果爾。則俄法水師與之相敵。猶一抵十。加之所有天下地勢相宜之處。如芝伯里塔。毛爾塔。蘇彝士。及新加坡各口。皆英主之。法俄水師若與英國未宣戰以前。不及合謀協助。旣戰之後。必不能彼此接應。雖然。無事則已。有事。法國水師必與之交綏。決不蹈俄國一千八百五十四年及德國五十年之覆轍。避不敢出。使敵人盤踞海面。坐失機宜耳。以上固英之所長。茲請以其所短者言之。英國致富之法。將所需料件。寄自外國。製成貨物。然後再載出口銷售。國中養身食物。亦由他國進口。查百年前英國土地所產。儘足以供本國之用。近則無以自給。其故有二。

一、一千八百五十四年英國戶口統計僅十六兆人，九十四年則加至三十九兆，英國海口如被敵人封禁，將與城池圍困無異，民數愈加，受累愈重，殆有甚焉。

二、向之重農務者，今則棄農而業紡織工藝矣。俄土交戰之時，英之田地種麥者計一兆六十萬漢克台。一英畝半為一漢克台，茲則不過五十六萬漢克台。前後比較，即其國中

所銷百分之五分也。因此一千八百八十七年進口食物，至有三千三百兆佛郎克之巨款。九十五年又加至三千九百兆佛郎克之多。由是觀之，若裝運糧食英船，被敵截住，不得進口，英人不將盡為餓殍乎。

中國火車弊病

譯上海字林西報 西八月廿五日

火車在車站停後，復向後退，其為禍於車客果何如哉。自西人亞得勃雷之子遭不測後，八月二十四日有西人名亞得勃雷者乘火車到北大河車站，停車後，纔下車，其子尚在車臺上，車忽向後退，突然跳動，亞子立足不住，墮跌下車，其父見之，立即救起，該孩足指已被壓損。辦鐵路者，當亦有所警覺焉。中國火車，向不能停在合宜之處，更不能停定，車將到車站，先遲遲行走，然後停止，未幾忽向後退，站站如此，此弊非立除不可。其除此弊之法，所用管機人務能使車停在合宜之處，否則每車臺上須有得力之護車人，候車向後退止後，然後准客人出門下車，或可藉資補救。最可奇者，中國辦理火車，如此疎忽，而不測之事，亦並未見極多。此次當可引以為前

車之鑒矣。既論鐵路，則所有天津至塘沽一路，其辦理不週之處，車客噴有煩言，為辦鐵路各員所應知者。試更縱言之，該路收發行行李，無一定合式辦法，其經理此事者，一羣襁褓之工人耳。上下車時，所有隨身攜帶各件，又無人照應搬運，使無損壞遺失。其辦理無頭緒如此，即此一端，與日本相比，已有霄壤之別。日本車站，柵欄以內，停車之處，不准小工進出，所有車客行李，均由護車人幫同搬至柵欄之外。如初到該國，不知鐵路之徑，護車人尤可指示一切。在中國則車客之適意與否，均不聞問。車位之潔淨與否，亦不講究。車內所棄之喫存食物，散積遍地，凡可以掃除乾淨之處，亦不灑掃。有時穢同豬圈，實非人可暫住之處。如此而再不整頓，將待何時。辦理鐵路者，身任其事，應如何講究整頓，庶上可以顧全國家之體面，下可以不負車客之厚望，而後自問無愧也。

中國求加稅則事 二則

譯倫敦東方報 西七月廿四日

西七月二十二日，門哲士商務公所會議時，將香港公所五月十六日來文呈案，候議。該文內開李傅相赴歐洲主意，係求通商立約各國，准加進口稅則。該公所意見，以稅則加成，尚屬可行。惟須妥定章程，所有內地各稅，即半稅尤須一律豁免，並求豁免切結，以保其恪守無違。至稅則應如何改法，頗費躊躇。深望稅則未改以前，英

廷務使有關係此事之各公所抒陳意見尤為至要等語門哲士公所商議後決定具稟請問外部中國政府是否有加稅則之求並將先與有關係此事之商務場中熟思審處然後再行應承增加稅則方為公便一節一並附陳云。

又

譯上海字林西報八月廿五日

凡辦交涉百姓原得與聞乃前兩年遽行更張甚可異也憶英國與日本更換條約名為更換實則新立一約該約與僑居日本之英國百姓人人大有關係而政府並不與在日本之英人先行商明蓋此事早經應承及將實情告知百姓百姓不願已無可挽回矣今則中國申請更改稅則俾得稍有盈餘歸還債款而辦理此事則已另有新法矣因沙列不雷侯爵告李傅相云政府雖以加稅之事尚屬近理但必須先與上海及各處商務公所商妥後方能允可等語如此辦法實屬分所當然昔者政府所辦交涉百姓茫無頭緒而事已定局現在居然亦准百姓置喙於其間但願商務公所及商務總會各言其所欲言也可。

朝審分院判結違禁貨案

譯倫敦東方報西七月十七日

諾勃爾斯炸藥公司交港肯司炸藥一千六百二十件訂明在神戶或橫濱交貨嗣以中日宣戰之後炸藥作為違禁貨物未能如約交領諾勃爾司因此虧折控請飭

令港肯司照賠一案於本月十三日由臬司升堂訊結緣該貨由被告輪船名滕弼夏裝載而提貨單中注有向列額外辦理一條款其款云凡為國君或國主或百姓所阻或因口岸被封或因口岸禁止卸貨或因交戰反亂之故船主以為駛進口內卸貨有不安處可將該貨在於至近至便之口岸卸卸所有費用及一切不測由貨主承認該貨既交與安實可託之人經管船主立將情由知照貨主此後即與該船無涉等語滕弼夏於九十四年八月初一日運貨抵香港是日中日業經彼此宣戰照該港向例該船應在政府炸藥廠左近停泊并掛紅旗如此辦法船主恐船貨被扣電致輪船公司請示公司復電飭令在香港卸貨一面知照原告船主照辦將該貨存在香港某島棧房復開行起程安抵橫濱是年十二月十一日存棧炸藥由原告付價寄至該口現欲被告賠償棧房水脚換船等費共計八百十八磅三先零被告因提貨單中注有額外辦理一條款不肯認賠加之船主在香港時接有消息若再行駛前去有被扣留之慮照此情形則船主不願帶貨由香港進發實為謹慎起見並無不是

原告狀師約瑟申辯大概以海口被封額外辦理一款係指卸貨口岸而言當時若欲駛進橫濱口並無難處如因被扣可慮探聽消息原准駛延時日豈能藉端不交

貨物。況船主可由香港沿南海峽。過南臺灣。向日本進發。以避中國兵船。

被告見證少佐珊特漏。聲稱九十四年八月。伊在駐中國海面之名林豆英兵船上。當差。曾見中國兵輪駛進香港口內。該港並有中國海關快船駐泊。如商輪帶有違禁貨物。確有在口外被扣之虞。原告狀師所言南臺灣一路。向來鮮有輪船行駛。督辦格林一路輪船公司船主名調格證。稱該公司有數船裝赴日本炸藥。亦在香港卸貨。問官復傳見證。僉以該貨確有被中國快兵輪扣留之虞。

被告狀師勞孫申辯各辭。大概以被扣一層。不能不防。廣東為南洋兵輪聚集之所。凡船隻載有火藥。例應升掛紅旗。停在載有火藥應泊處。以示各船知悉。查帶有炸藥輪船。無由香港開行者。船主在該港卸貨。與理既合。與額外辦理一款。亦屬相符。原訂合同。固係轉運違禁貨物。但宣戰之後。礙難拘泥合同辦理。

臬司判曰。我已研訊明晰。船主所帶違禁之貨。若再向前進發。斷不能辭冒率之咎。原告所說被扣可慮。非阻禁可比。一層。已由證駁。封口阻禁船隻出入。與此案事雖異。而理實同。況中國兵船近在咫尺。馬能先知何時可以出口無阻。在港守候。即使提單注明一款。姑置不論。船主經管貨物。謹慎小心。是其專責。此次該船主中途卸貨。辦理實屬妥協。所有一切訟費。應著原告照繳。以昭公允。

照繳訟費。原告稟請暫緩施行。問官准之。

某報館訪事與伊藤問答節略

譯日本西字捷報西八明

日相伊藤侯爵。日本之奇人也。昔日本為諸侯列國之邦。今則變為魚雷鐵路電光之地。皆伊之秉鈞有才。鞠躬盡瘁。有以致之。余曾與相見。茲將所談記錄於左。伊相身短小。貌溫善。衣禮服。通曉英語。言詞訥而有選擇。口銜烟卷。刻無間斷。日本除國主外。惟伊獨尊。初視之。並不知其為極品官也。伊之授首相也。歷有年所。其辦事以和為貴。以穩重為主。其為人。尤能見機而作。有決斷而不造次。見余畧述生平。知伊相曾數遊英德。研究歐洲各國立政之法。初次回國。即主維新。謀廢列國。既定新政律法。另創水陸兵制。用能平薩摩之亂。更各國之約。上次軍務。伊相主持。尤屬助勞昭彰者也。

問國不崇教。能否自立。伊相曰。我國文人學士。以格物見識為本。無論何教。准行於國。我並鼓勵之。惟以立國而論。未始非崇教不可。致知格物。遠勝奉尚鬼神。天主耶穌。佛。教。要惟異端。國之病源。有謂日本應奉基督為國教。我因國政之故。固以為然。但士人有以改教為無益。亦非無見。日本不信有上帝之說。幾乎統國皆然。而我不以為慮者。以其無害於人心也。凡人但有學問。必能修身。蓋士人信崇之神。道教所

謂心正之人神自護之無所禱也。總之我於傳教一事無論本國僧道西國教師皆一律看待。第日本自維新以來儒教所重孝弟之道廢而不講深恐貽爲後患。而日本大學校素不講教此我所躊躇者也。

問日本自納西法以來於國果有益否。伊相曰未必盡善盡美將來之益不及已過之美。我民我國不滿意處甚多。向則起居頗儉近則愈形繁浩。僅謀生已屬非易但以國而論終必有益。治邦之道務求日新月盛蒸蒸日上。日本向在夢中今始醒起始知列諸地球各國中之形勢矣。

問上次軍務於日本有益否。伊相答曰三十年前美國內亂平定之後崛起於天下日本亦然最可喜者軍務之後教育盛行窮貧之人咸知有事之時非識字不可因其時隨軍出戰之人能識字者寄家信必詳述其身經各事其不識字者無一字藉通音信現在各處竭力擴充學校至於日本辦理交涉見識亦屬加廣並知東方政事與歐洲甚有關係所有歐洲各國議論東方時勢於日本尤爲緊要。此次軍務俄國干預其明徵也。俄國如此辦法使我知各國忌日本及各國彼此相忌之勢尤宜隨時留意。日本初以爲德國必不助俄法豈知出我所料。此事日本甚不合意固不待言而又力不相抵不敢與之計較惟有忍氣吞聲如是而各國新聞館猶謂日與

俄約合圖太平洋此真非我所敢知也。

問俄國鐵路將接至中國鈞意以爲何如。伊搖首曰俄併中國將來在所不免惟併中國之後則俄將無敵於天下日本非好事之國即在華麗而論亦求無事惟外國在該國舉動有不利於日本者我但阻撓之而已。近則我國內政頗覺紛繁下議院有凡政事辦理不善處責成內閣之議向惟國君所爲內閣任之今則禦敵黨欲將君與議院會同議辦各事如有不妥亦惟內閣是問。是下議院與內閣故意不合若終如此日本將步英國之後塵矣。內閣之權探自上議院該院之員分五等一親王有公舉之權二公侯爵子襲其差三伯子男由各該爵挑選數員派充七年四欽命之員非有官職即有名望派充七年上議院事其實由該員主政五各邑有地產之貴族所派各員亦充七年我身爲上議院長國政悉自我出惟我自問我之主意日本維新速則不達非循序而進不可日本梅爾報主筆名白林克雷知日最深嘗謂以西國但知有己之見與東方所重無我之道併而行之庶幾可乎。凡有己無人之私見一人爲之猶且不可況一國乎。日本短處甚多而以百姓言之尙能戮力同心不致有人無己此固天下所共知尤我所竊幸者也。

天氣利用

譯美國新民報

壓氣壓結之天氣也用於礦務。比用於他業尤多。凡礦開在可用水力之處五里以內。欲辦

理合宜。應備壓氣機器。設在瀑布。俾用水力壓結天氣。將壓氣通至礦內。運動地鑽。抽水盤汽機及拍重物器之類。所有米希甘地方之水力公司。以壓氣由相隔三里。道之坤尼塞瀑布。通至乍品及留定登鐵礦。其辦理甚為得法。蓋明徵也。

據機匠之有才能者云。壓氣之力。照馬力算計。每匹每年不過二十一元。而各城出售之汽力。每匹自六十元至一百元。甚至有百元以上者。此等城邑。將來必換用壓氣之力明矣。

壓氣石鑽。初用在一千八百六十五年。天下之大地道。俱用此築成。因放炸藥之洞。以轟石。均用石鑽鑽空。該鑽所需壓氣。由相宜皮帶接來供用。

鐵路廠房。現皆廣用壓氣。運動拍重物器及各種機器。人所以樂用之者。取其便宜。取其用法甚多。如放氣進油箱內。取油。洗刷氣管。及轉動寫字房內備用鈔寫機器。是也。此外復有奇用。以尋常皮帶。灑掃火車及造火車廠房。尤能掃除車墊之塵土。既淨且速。

近來新造一種攪搥車。用車管接由汽機運動。車下放有倒攪搥之圓輪。與天氣車軌之天氣圓輪相彷彿。火車所用保險器具。如火車轉灣及報信之法。大都使用天

氣。準足可靠。人咸重之。此等在空氣中所用之管。冬季宜用火酒。以免凝凍。

匠具用壓氣轉動者甚多。有一種鑽。專鑽五金。頗稱靈便。鑽時所需之氣力。由樹膠管通來。該鑽用時。可以隨便如何放法。格蘭母伯船廠用氣補塞漏水兵船。已逾三年。每氣塞可抵四人之工力。塞法尤善。汽鍋及缸。亦用此法補塞。人工補塞。參差不勻。是以補塞漏水之船。皆棄人工而用氣塞矣。

凡遇霧起。船隻不可近岸。由燈塔報信之霧。亦用壓氣。法人以水氣不便。盡用天氣。所用壓力。僅二十八磅。以試驗壓力過重。均不合用故也。

近有一種新絲。名曰塞留洛司絲。以天氣將木漿從小洞內壓出細絲。復將該絲六根絞作一根。即合織紬之用。查用木造紙。已屬尋常。現用木製絲之法。果能盛行。將來衣服皆不成之也。

教兵以學

譯日本西字捷報 西七月十三日

俄國陸軍大臣。以俄國抽民當兵之法。大有益於啟蒙之學。蓋新抽之兵。若未經讀書者。斷不能練成勁旅。非先授之以學不可。則抽兵之法。未始非國中教育之一助也。俄國所抽之兵。不識字者。百分中居七十五分。即每年抽兵二十六萬五千名。而其中有二十萬名。不能讀書寫字。大半毫無見識者。及其入陸軍也。各歸各隊。分別

教讀有才具較勝者送入軍隊學堂肄習算學蓋各兵他日可備升充兵官豈容胸無點墨各隊是以均設有學隊以教育之

醫生論腦

譯日本西字捷報西八月十三日

自立稍特及麥里者講究腦病之二醫也其論長人與眾意見相合復以格致表明其理凡人筋骨肥大其腦必小是以身材極高之人鮮有精神氣爽者又身高之人或手足巨大者腦易生瘡故身常壯健者每在中長以下而不在中長以上孩童腦靈者長旺必遲幼時勞腦過甚長旺必速血管脊骨粗大而小腿短細杜林羅易十四福爾台犁破倫希厚革召開佛及羅易白蘭克身俱短小皆當時之俊傑杜林著名善於籌畫其餘皆氣豪精靈法國學校中考試孩童名列前茅者身長必遲當今人最保養頭腦數代之後身尤矮小人身極高而腦極靈者甚罕見畢士麥其一也古時英人數皆精神頗佳但手足俱小身材鮮有甚長者

海面裝煤

譯倫敦東方報西七月廿四日

德國水師近在海中裝煤究屬便否所驗甚稱合意驗時用裝煤輪船三艘載煤二千五百噸駛赴水師巡遊之黑立廓蘭海面所帶煤斤二千五百噸分裝各兵船時風浪頗大而二十四點鐘內事已告竣可謂措置裕如矣

禁止售地

譯上海字林西報西八月廿九日

近蘇州府屬某三縣傳集該管圖董地保人等飭令傳諭居民知悉該民所有地產凡不在新設租界以內者不准售與洋人如敢故違將地充公從嚴懲辦此事三縣主當面分付明知出示曉諭與條約內所載寄居中國各省洋人准其購地一款實相違背或問所以禁止售地之故縣主則曰議設盤門租界頗費週折現欲其興旺此新租界耳非不准洋人僑寄他處云云

德貨重征

譯倫敦東方報西七月廿四日

西班牙與德互爭重稅各受大累現於本禮拜議定照新章德班兩國進口貨物彼此均照稅則第二款辦理此款雖未准予優待利益兩國商務可望轉機此舉即使可以補救德國商務尚有兩處新訂辦法未甚妥協一德國出口至腦威貨物稅則大加一德與麥代革斯之商務該地新屬法國而不與德互市征稅亦重幸德由該屬進出口貨物並不甚多璫威則不然照新章受虧尤多因有去貨而無來貨故也

路透電音

善齊拔阿非利加東之國主名山益哈密平世威平賽者竟前主山益愛立薨英廷三月舉其姪山益哈密有賽特開立者手下有七百人僭稱國主入宮佔守英兵船

名費洛墨爾名塞多許名司派洛已派兵登岸聽候號令事甚急西八月廿六日○英兵船名聖喬芝名蘭哥已到善齊拔派兵二百五十名登岸船上之砲架向王宮開立手下有二千五百人均帶軍械英廷特發良的美敦書致開立曰午前若不投降立攻王宮西八月廿七日○紐約接待李傅相禮甚殷勤西八月廿八日○土京孔士旦丁若伯耳各街殺害無辜之阿米尼亞人約計一千兵旁觀不彈壓各公使館皆調兵登岸保護各使臣懇請土王立即禁止殺戮不准強搶或騷擾外國人住宅否則必釀成大禍西八月廿九日○俄國外部大臣洛辦瑞夫隨俄皇及俄后由奧京維也納回至基夫地方忽然薨逝○僭稱善齊拔國主之開立奔避駐紮該國之德領事館中英請德將開立交出德以開立所犯為政事係公罪不允交人西九月初一日

雜電○李傅相到英時將在曲蘭翻爾革之戈登將軍偶像及在聖堡爾之戈登空墓西官有功於民身故後上獻以華麗花球西八月廿八日○今夏美國奇熱死亡甚多僅紐約一處計一百八十八人西八月廿九日○德以沙列不雷侯爵不願封禁革雷得故貶之俄以德貶之為不然因封革雷得口非將土人及耶穌教人一律阻禁不可否則無益西八月廿九日○小呂宋謀逆業經起事英已派兵船爾來特樸爾前赴琉訟亂黨不甚猖獗西九月初一日

東文報譯

日本東京古城貞吉譯

論日人經營臺灣

譯東京日日新報西八月四日

日人以經營臺灣為戰後第一要事政府新置拓殖務省隸南部局以管掌島政又開臺灣總督府置總督付與管轄全島之權府中設民政軍務二局分掌文武兩政置臺北臺南臺中三縣及澎湖島廳以司地方牧民之職然一年以來產業未興交通不便僚吏亦不得其人土匪屢起或肆掠奪困苦良民以現時情形推之非以全力整頓不為功也

臺灣之地華民土番雜處華民狡獪土番冥頑統治之難中外所知也中國夙以難治之故置諸化外未經教養一旦入日本版圖而欲望治績於旦夕吾知其難也然布政已一年矣猶見土匪蜂起亦豈日得統治之道哉即如香港為東方繁盛都會然回想千八百四十一年割讓之始荒涼寂寞不過海賊巢窟之地英人得此掃蕩流賊使礮礮土之孤島以致今日之盛今夫今日之臺灣與五十年之香港固不可同日論矣其人口三百餘萬以上其土地豐饒宜農其商工業亦已畧見興盛土人雖蒙昧猶非如香港土賊之兇悍則墾拓之業似當較香港為易圖也得地年餘一切未見就緒在其位者豈得無忸怩於英人哉宜諸新報嗷嗷鳴鼓而責政府無

力與總督無策也。雖然空言責之無益於事。今日之論臺灣不必論宜經營之理而在論如何經營之法。芻蕘有見敢披瀝以陳其一二焉。

經營臺灣之策固不一而足。而莫急於開交通之利。使頻繁交通於日本內地。今我內地人在本島者。除文武官外。果有幾人乎。此寥寥數人之商賈。豈能壟斷全島之利。所齎來之貨物。既轉貨盡。而不得再輸之途。物價於是乎騰昂。在銷物者慮謀生之困。而歎行路之難。而居人亦失物資之源。將相率而陷厄窮。無由復下手於事業也。今日實情已如是。此後可以推見現在日用之物。皆仰給於外國。亦無可奈何也。夫拓地殖民之業。固待我日人之渡航移住而成也。謀生之困。行路之難。如是。誰復冒暑熱疫癘。而好入此土者哉。然則開交通之便。不可不亟亟矣。

現今航行本島者。惟大阪輪船公司之船。數止三隻。每月三次往返。或自神戶經由馬關長崎鹿兒島沖繩八重山抵基隆。或經由鹿兒島大島沖繩抵基隆。此外雖有陸海軍省所管船舶六隻來往。然不准搭載民人私貨。民人之欲渡航及送貨物。不得不由該三隻。其交通之不便。可以想見。今宜增加往返本島船舶為六七隻。每月以十次開航往返。則得使彼我之交通無不便矣。且本島在遠波積水之中。風浪時有。尤宜擇船之大者。自二千噸至二千五百噸。如是則使往臺者航行無艱。居臺者

衣食不缺。百貨自在。運輸來往如比鄰。往往者日眾。而事業亦隨而興矣。既開通海道之利。則本島沿岸行船。亦當亟亟。基隆淡水至打狗沿岸。凡二百四十餘海里為首。澎湖一帶次之。更直至廈門香港。則不惟沿岸一帶蒙其利。亦足以惠及於島澳也。況且能使茶砂糖樟腦等。經由廈門香港及安平打狗輸送日本內地。及歐美諸洲者。皆經由日本輪船公司所管歐洲航路及美國航路。其目廈門香港地方。輸送臺灣之貨物。亦歸日人管理。此莫大之利也。其行此等沿岸之船。不必用二千噸以上。在千噸之間可矣。

船政既已大興。則不可無泊船避風之港灣。則築塢為急也。此非旦夕即辦。故不得不急起工從事。經費雖大。然為開全島利源起見。豈宜吝其度支哉。至修築何港。或先何港。並其工費需若干金。籌辦如何。則待當局者之摩畫。與工程家之商榷矣。

右說為海道起見。而陸道更有要焉。則通貫本島南北。設一鐵路為第一義也。鐵路之急。人人皆知。惟官辦民辦。時見異議。本島鐵路宜於官辦。此吾曹宿論也。然方國家多事之時。或恐經費不足。不必固執官辦之見。惟設法立條。歸之商辦。又分別數區。明約若干年竣何區工事。若干年及何區工事。為至要耳。

雖開鐵路。而其他道路未通。則鐵路亦不能多獲利也。今宜以鐵路為起本。為直幹。

而無數道路橫絡左右。概加修築。務令砥平。使行旅及貨物。易於直抵駐車之所。如是鐵路既與馬路聯絡。而陸上汽車。復直接海上輪船。於是乎四方之交通甚便。而密輸鴉片於本島之事。自得杜絕其途也。

既海陸交通。利行旅之來往。便貨物之運輸矣。至通報快捷。全賴電音。則本島至日本之間。沈設海底電線為要也。今雖日思整頓一切。而南島風濤無常。土匪亦時竊發。而僅假一線之報音。以得其情形。頗屬可慮。況商業漸盛。行情等事。亦須快捷。則更設海線。補其不足。不容緩矣。

若夫整理地方。尤為行政之實務。今所設總督府。威權過大。府中官僚至各縣巡捕。一由總督進退黜陟。而知縣絕無權力。惟總督命之從而己。是非所以委重親民之道也。夫經營新得之地。宜不專尚法制。使官吏各盡其才。寬猛兼濟。以收攬民心。實為行政第一義。故知縣不可不擇人而任也。既得其人。而任地方行政之責。則宜與以權力。使盡其才矣。今政府不吝此絕大權力。以予總督。使生殺與奪。一在其手者。不欲以內地之繩墨。束縛新政也。總督之於知縣。亦當如是。使一縣之政。知縣得以總其成。而總督不濫掣其肘。縣內僚屬。知縣自辟而進退之。總督惟握其綱紀。嚴其銓督。以責其治績。則足矣。苟如此。則知縣之任。大責重。懷才之士。甘就其職。才具不

足者。不能濫竽矣。

破中央集權之弊。而行地方分權之實。知縣又得其人。庶幾能舉治績乎。雖然。管轄過大。而僚吏甚寡。守兵不足。巡捕寥寥。於此而欲舉其治績。則勢有所不能矣。試看臺灣之地。其幅員殆等日本九州。其人口稱三百萬。而今日僅置三縣。有土蕃之頑冥焉。有華民之狡獪焉。而又言語不通。交通不便。又天候炎熱。種種為難。欲破此等難事。而舉地方之善政。豈易易哉。故私論之。謂宜增設數縣。分轄各地。又增加守兵。及巡捕之員數也。使臂指相屬。知縣之耳目。莫所不達。有非違則直得糾正焉。且今日配置憲兵。及巡捕。亦未得其宜。以吾曹所聞。警戒市街。以憲兵。而巡捕多出駐村落。是豈非事之倒置者乎。守兵騎馬帶鎗。赴赴桓桓。非巡捕可比。當派在遠陬村落。以待非常。今反其道以行之。豈不徒生事端乎。

此稿未完

俄人論英國海外政策

譯東京日日報 西八月二十日

俄人某論英國外交殖民之政策。其略曰。古來抱雄圖。欲一統宇內者。不乏其人。或有一豪傑。欲成其志者。若亞力山大。成吉思汗。帖木兒。拿破侖。之倫是也。有一國人民。欲統一他國而不遂者。昔羅馬國民是也。蓋既平定遠方之國。版圖愈大。統治愈難。勢不得不分封親族。舊故於所新得之地。而治其民。然距本國既遠。鞭長莫及。

爲其所封者亦竟至脫其羈絆而自立如亞刺比人土耳其人韃靼人西班牙人等嘗學羅馬人故智而亦不遂者蓋由邦域隔絕不便交通也況如此等國民知識亦遠在羅馬人之下數等且其文明之度時有不及所征服之國民者也則一統之不遂固宜然耳

英人欲混一地球其政策則異是其意蓋欲播行自國言語實施政法興貿易製造業而握其全權也而於所得屬地之人民則予以自由之權而收其利益也故一言以蔽之則曰在欲舉世界之利益囊括於一己而已此英人之志也英人極蔑視他國人謂爲野蠻必待已轄治之然後開化故以殄滅他國人爲不背道德爲教門所不責環球水居三之二彼等以爲欲稱霸於全球必當先制海上今日海面威權無有出其右者矣故英人立混一世界之志比諸羅馬人亞刺比亞人土耳其人之時頗易易也雖其地散在四方不能集中一大兵力如羅馬諸國而其人懷抱混一世界之志而爲國民之先覺者甚不懃殆非羅馬以下諸國之可以比也

英國之在地球扼要害之地嚴設防備巧通氣脈猶之撒開蜘蛛網而包全球者然其細心銳思實爲可懼今以全球陸地爲一億二千五百萬乃至一億三千萬方爾斯得其間可居之地爲九千萬爾斯得而在其四千萬爾斯得內屬英國之臣民者實有三億八千萬人又舉全球鐵路電綫輪船之利四分之而英人實有其三其在歐洲者不待言在歐洲以外之地營此等之業之公司實有二十九所而英人所立者二十有二美人所立者三然英人猶不以爲足現欲架電綫通太平洋之底經由加拿大至澳大利亞又通海底直至印度木爾劉等之地方

英人蓄混一世界之奢願在距今百五十年以前而所策必中所欲心得征印度略北美握海上之權力志意監禁外國船舶矣一千六百五十一年所發布之航海條例欺吾俄實甚故吾俄皇於一千一百七十年發一宣言書危機一發雖幸未干戈相見英之視俄爲隱然一勁敵蓋始於此及北美諸洲之獨立又法國戰事起英人姑就歛抑漸悟獨特兵力之不能得志而始思雜以權術矣維也納之會各國使臣徒見於歐洲目前之利害而未顧將來更甚之利害有在歐洲外者獨英國早相機而多占要害之地而其利收諸今日也當一千八百八十年間俄國有版圖二十萬方爾斯得然多是荒積無人之地法國略有印度支那之小部及突泥斯拿古米馬達加斯加德國得亞非利加四屬地及小島三四耳而英國所占有者實倍彼三國所得之地試指數之曰木爾努島之北部曰紐桂尼島曰斐日諸島曰緬甸有四百曰馬來隅島之半部曰暹羅曰喀什米爾曰喀米爾之南部曰喀斐理士登之一部

是等皆英人之所占。有。其他尚有柏林島傍邊及亞刺比亞沿岸一帶之地。英人之染指者。極爲不尠焉。

英人之於亞非加利也。形勝之地。無不占有。屢以此觸犯法德兩國。而曾不介意。如彼欲強奪達郎士伯郎之事。尚在人耳目矣。英人又見亞美利加之地。以尼加拉運河開通之期在卽。欲得一要衝之地於其旁邊。情焰如燃。前年注目於尼加拉東岸。藉名布教。簡派宣教師矣。於見達拉士無故而以兵力拓境矣。於威尼結兒藉口於境界不明。派探檢隊以將占有金礦及阿米那河口矣。然皆爲美國執門緣律旨以抗之。故不能奏功。然猶有將奪土爾耳島於伯拉士爾國之意。亦無故而加兵矣。

法文報譯

宛平郭家驥譯

此稿未完

論中國稅務羸絀

譯法國拉盧士所著書

中國之內政。我西人向未知其詳。蓋較之文學工藝。有難焉者。西人於中國教務政治等書。雖有譯文。未探奧秘。然既得門而入。如鑰啟扃。先路是導。而後西人之能知中國政治者。自此始矣。中國地大物博。分爲二十一行省。此疆彼界。畛域攸分。北京政府。祇守向有之例。有專管權柄。歐洲必出之政府者。中國則散而分屬之各省。以

致中國之大。竟成一權不專屬之國焉。然而中國主權最尊。嘗見各省督撫獲罪。懲治甚嚴。或爲都察院御史參奏。立見擯斥。各省督撫。有管一省者。有兼轄兩省者。其管理之權。亦甚重大。督撫之權。可以調兵。可以徵收稅餉。爲本省之用。而以其贏餘解於戶部。戶部收每年之所入。儲之府庫焉。則謂各督撫之於戶部。如屬國之貢納於大國可也。照此行之。中國之財散於國中。而欲權無旁落。蓋甚難矣。中國各省稅額輕重不一。收稅之法。尤不一。欲考中國民間財賦之多寡。與夫國家徵稅之出入。似若散漫無稽。中國收稅亦分二種。一爲明收之稅。一爲暗收之稅。明收之稅。最多者爲地丁錢糧。爲國家入款一大宗。如回回印度瓜窪等處之例。國家自以爲地主。而實則地主之權。不在國家。而在農夫。蓋農夫受田而耕。本有地主之責。而於國家無與也。中國農務。最爲講求。農務所以日興者。由於耕種之足以自給。地丁照地之肥瘠攤算。每一法畝。每一萬方邁。納銀一佛郎。五生特至五個佛郎。夫以地之肥腴。而僅納此數。自法國視之。已覺其太少矣。有一法畝之地。中國農夫已足一家自給。此其肥腴爲何如。地稅雖輕。然足敷國家歲入用款。有人云。爲地主出地租之人。約有七十五兆之多。地租愈多。地力愈盡。而爲地主者。亦愈衆矣。英法兩國。擁巨資爲地主者最多。中國不特無此等人。且境內荒蕪未闢之地。尚屬不少。山地出產物質。

西國向為地主之利。中國則存貯之以待將來。中國尚用舊法。地丁銀可以糧食抵交。繙閱清冊。大半皆以米折銀。所交之米。如公中不用。則官可為發賣。中國之稅。大半出於地丁。西國有家具稅。中國尚無此例。聞游歷人云。中國農務。日益盡力。而於工藝。轉若不甚措意。中國稅務。皆責成於總頭目一人。用此法。可免偷漏之弊。然偷漏亦所時有。如官員座船。例免查驗。此即偷漏之顯見者。歐洲人稅。中國雖無之。然有一種稅。却與歐洲商稅相同。特為數甚少耳。

舟涉重洋

譯巴黎日報

有德國船向行大西洋。名夫而士特俾思麥者。舟中有客所登。西曆六月十八日記一段甚奇。云是日清晨。海面天晴無風。忽見有一葉舟。迤邐而來。上無帆篷。僅有二入。棹之。其時我舟距美國海岸。尚逾四百海里之遙。四望並無他舟。瞥見此舟。以為洋面遇難而求援者。遂將舟移近。向小舟駛去。及至小舟將近。聞舟中二人大呼曰。止。余等從美洲來。今將向歐羅巴洲。君等至美。煩代致聲。其時舟中美國人見之。皆欣欣然以為幸。若足為美國人生色者。計其行經四百海里。至少需十四日程。總計由美至歐。路程約有三千海里。未知何日可達。昔有瑞士國船水手二人。立志由哈夫爾至紐約海口。曾見之日報。或即其人。竟償素志。未可知也。

領以軍禮迎入。其人鬚髮班白。氣度和雅。由法國武學校出身。華盛頓啟達來意。呈交顛屈地總督文書。意甚倉促。此人詞氣謙抑。言俟急頓兒笠地。至即為呈遞。至兩點鐘時。急頓總之職至。接閱文書。副統領即請隨行各員。退入私室。書中大旨。詰問法兵何以突由根利打侵入倭海。阿建立砲臺。又築營於故毡里牙之西。英國屬地內等事。法將與各員弁會議。二日。乃作覆書。華盛頓得於其隙。審察地勢。要隘。砲臺大小。及陰備槎艇。欲於來春載兵下河。各情。此際風雨連宵。滿山積雪。華盛頓馬匹羸瘦。遣人寄牧於溫蘭高相待。自由水路而回。察知法人陰誘半王及各頭目。棄絕英人。立促各頭目交還法人所送之螺錢。以絕其奸。各頭目遵即求見法指揮。交還螺錢。法指揮不受。溫語慰之。謂吾欲安居於此。與倭海阿族黨。永久和睦。不日尚有貨物。由礮示當到也。十四日晚。副統領交出答總督顛屈地書。書中與面述之意。一符合。於是華盛頓於十五日。由水路返溫蘭高。據日記云。是時法指揮極意籠絡。禮意殷勤。臨行又餽酒食。為途中旅用。而陰誘印度人棄絕我好。挽留各頭目。遲一二日。乃行。言若肯少留。明日當再以鎗砲禮物相遺。華盛頓比時。恐印度人為其誘惑。亦勉留一日。待之。十六日早。法人果送鎗砲至。又具酒以延之。華盛頓迫以危言。半王及各頭目。乃告辭上道。時正值隆冬。佛蘭治忌力浦。水漲雪深。甚難行。駛小

舟迭經危險。幾為灘石破碎。二十二日抵溫蘭高。白雷公病不能行。別頭目亦決意留溫蘭高。一二日乘小舟而歸。華盛頓不得已。二十五日乃與頭目分手。率小隊由溫蘭高陸路歸家。時值嚴寒。曠野蕭條。備極艱苦。馬匹馱載帳幕伙食。亦甚瘦瘠。華盛頓恐其倒斃。乃以乘馬分載什物。人皆步行。獨留馬僕一人乘騎押送。緩行三日。人馬均憊。華盛頓亦無心前進。再行一日。將近倭海阿山林。乃令溫步林統率人馬自脫去外衣。肩負文件衣糧。持鎗前進。化鷄示亦改裝束。曉行夜伏。常燃火聚宿林中。至卑化忌力之東南隘口。摩打令當。其名乃殺人之意華盛頓恐正路難行。乃取道山中。從倭海阿上二三里之山。勞偏卑過亞力根利河。忽見印度人一羣迎面而至。內一人與化鷄示言。意甚懼洽。化鷄示記此人似曾在專加利處相識。疑為法人所使。又言語奇詭。問何時離溫蘭高。如何舍騎而步。化鷄示益生戒心。對答愈慎。由此至山勞偏卑。沿路荒莽無人。述行人往往失道。乃顧一印度人前導。其人樸實。即取華盛頓行李肩負之。引由大路而行。行約十里。華盛頓倦甚。見印度人漸引傍東北。愈生疑畏。欲於林中燒蕪火。伐樹枝遮蔽。暫此度宿。該印度人旁皇道側。見華盛頓困臥。又請為代負手鎗。華盛頓有戒心。不肯暫舍軍器。不許。印度人遂生惡意。化鷄示察知。默不出語。華盛頓起行數武。引道者佯聽。聞有鎗聲自北來。言此去吾家已不遠矣。又行二里許。華盛頓言。吾欲遇水止宿。明日再行也。引路者默然變色。獨自前行。至一大林邊。約隔十五步。忽回頭放鎗。華盛頓大驚。自覺未傷。急問化鷄示。曾否被擊。化鷄示亦云無恙。引道者即走避。大白橡樹後。欲再入藥。華盛頓等進前執之。化鷄示請殺之。勿留後患。而華盛頓不許。再行至一小河。令印度人伐薪燃火。輪守鎗砲。化鷄示語華盛頓曰。先時既不殺此人。今宜設法避之。連夜急走。脫此險地。不可稍露形迹也。華盛頓然之。暗以甜言。佯以放鎗之事。為迷道舉號者。其印度人亦知華盛頓疑已。即云我家去此已近。我亦欲歸矣。化鷄示言。爾欲歸耶。甚好。我等已倦。欲在此暫留一宿。明日再隨爾前進也。此人初意未識如何。即翻然而去。化鷄示潛躡之。伺其去遠。然後回至原處。同華盛頓再行半里。燃火於道。較定南針。借光而去。竟夜急行。次日日暮。到亞力根利河岸。離山撈偏卑已只二里。華盛頓擬踏水渡河。及至河邊。則兩岸堅冰凝結。厚約五十碼。而中流冰泮。碎冰隨流而下。無舟可通。度土人已追不及。即就河上度宿。次日黎明。乃設法編造木筏而渡。是時未有錐鑿。只隨帶鈍斧一柄。盡一日之力。木筏乃成。削竹為篙。棹至中流。木筏為冰塊覆壓。幾至沈沒。華盛頓植竿河底。盡力支撐。不意湍流悍急。竹篙失勢。跌落水中。此處水深十餘尺。幸兩手急扳木筏。得未沈沒。此時宛在中流。不能抵岸。乃棄木筏。走上荒洲。燃

矣。又行二里許。華盛頓言。吾欲遇水止宿。明日再行也。引路者默然變色。獨自前行。至一大林邊。約隔十五步。忽回頭放鎗。華盛頓大驚。自覺未傷。急問化鷄示。曾否被擊。化鷄示亦云無恙。引道者即走避。大白橡樹後。欲再入藥。華盛頓等進前執之。化鷄示請殺之。勿留後患。而華盛頓不許。再行至一小河。令印度人伐薪燃火。輪守鎗砲。化鷄示語華盛頓曰。先時既不殺此人。今宜設法避之。連夜急走。脫此險地。不可稍露形迹也。華盛頓然之。暗以甜言。佯以放鎗之事。為迷道舉號者。其印度人亦知華盛頓疑已。即云我家去此已近。我亦欲歸矣。化鷄示言。爾欲歸耶。甚好。我等已倦。欲在此暫留一宿。明日再隨爾前進也。此人初意未識如何。即翻然而去。化鷄示潛躡之。伺其去遠。然後回至原處。同華盛頓再行半里。燃火於道。較定南針。借光而去。竟夜急行。次日日暮。到亞力根利河岸。離山撈偏卑已只二里。華盛頓擬踏水渡河。及至河邊。則兩岸堅冰凝結。厚約五十碼。而中流冰泮。碎冰隨流而下。無舟可通。度土人已追不及。即就河上度宿。次日黎明。乃設法編造木筏而渡。是時未有錐鑿。只隨帶鈍斧一柄。盡一日之力。木筏乃成。削竹為篙。棹至中流。木筏為冰塊覆壓。幾至沈沒。華盛頓植竿河底。盡力支撐。不意湍流悍急。竹篙失勢。跌落水中。此處水深十餘尺。幸兩手急扳木筏。得未沈沒。此時宛在中流。不能抵岸。乃棄木筏。走上荒洲。燃

火度宿洲在河心曠無居人風雪慘栗化鷄示手足皆裂次早水合乃踏冰而過是晚至捫壘架希拿內之撻道忌力口名水魚坑吹禮沙與印度人貿易商棧中小住三日正月二日乃自吹禮沙店啟行初二日抵化鷄示家離捫壘加希拿約十六里兩人由此分別華盛頓買馬連程而歸正月十六日抵威林示卜投遞法指揮回書稟報所歷各情人人稱歎華盛頓少年才畧由此漸顯矣華盛頓此時智勇謀畧沈毅果決從橫應變疊出不窮不獨總督才其能邦人亦眾口推許人望益高異日大用遂基於此矣

第五章出師邊境

詩花利亞之勇號地失卑亞利覆函詞氣謙下謂顛屈地總督來書須呈馬圭示之稱規示利將軍定奪朝廷意旨與倭海阿河一帶確鑿證據惟規示利將軍乃知其詳俟其覆文至吾即遵照辦理云云其意在揆延時日整備軍戎據華盛頓所報各情顛屈地及會中諸人均料法國來春必以兵取倭海阿之地乃將華盛頓日錄刊入日報傳播國中俾國家知兵端已兆及早籌備發急頓地連往邊界招募百人至倭海阿趕造公司議築之砲臺如有抗議者以軍法論急頓地連前次出差本不勝任以其為左治哥碌近妻兄長於倭海阿與西方土人商務甚大頗具勢力可以糾合

西族并力禦敵時華盛頓亦受命往亞力根利募軍并採買軍器供給隘口砲臺已而遂兼統兩隊總督顛屈地聯絡別邦總督籌守禦之策並結南方印度土人吉倫巴示車碌基示諸族以敵接卑華示及曷打話示等法國黨是時各地人心惶惑有言兵費無出者有論其起事之源者有不願生事恐干戈連累者有言必待英廷諭旨定奪者顛屈地特開民議院籌守禦之計自由黨故意阻撓居人亦疑為總督生事多不願出兵費總督見人心不協乃設言為保護美思攝皮河一帶居民起見非有開疆闢土之心眾始勉允出兵費一萬磅籌畫既定總督顛屈地即募兵三百名分為六隊交華盛頓統領華盛頓辭以年少資輕恐悞大事乃改令佐瑞吹禮統領而以華盛頓副之佐瑞吹禮本英國素有聲望之人今薦擢參將之職初時募兵無人出應顛屈地乃許以倭海阿河傍曠地二十萬英畝每畝四十八百給各官兵附近隘口砲臺之一千畝給護兵永為產業然後農民子弟始漸出應募此時募兵尙易選將甚難邦中人將才絕少初舉一旗長不久即辭去華盛頓以己一人領此未練之兵孤立無助乃舉前武教師温步林為旗長四月初一日華盛頓由亞力山打起行赴倭海阿隘口之新砲臺所領兩隊僅百五十人餘皆歸參將吹禮統領至畢磴覓途遇急頓亞磴示地之兵乃與之合及至温車示打搬運軍器不能顧覓役夫

乃按照故毡里牙軍例派民間供應車馬持票向政府取償延候一禮拜僅得大車十輛華盛頓即督率本部開修山路便參將吠禮之軍轉運大砲意謂過此至威兒忌力公司貿易埠則有急頓地連預備馱馬前途即可輕車而進矣旋訛傳急頓地連等爲法人擒縛四月二十日至威兒忌力晤地連始知其部卒尙在倭海阿建築砲臺由吠禮沙暫行管帶華盛頓銳欲前進探訪確情以地連不能任事馬馱全無準備尙須回溫車示打顧覓小車而去此已六十英里不能濟急及二十五日大軍至則法將急頓根地利沙已帶兵千人長龍艇六十艘印度艇三百艘由溫蘭高下河逼近砲臺矣斯時砲臺工程未半法兵登岸環列大砲限一點鐘出降臺兵見不能敵即攜器具旗幟而去時半王遣印度勇士二人來營察探軍情及軍容如何何時可抵倭海阿頭目等寄口語華盛頓並附螺錢一串與故毡里牙總督以表信於英人言願爲故毡里牙及賓夕爾勒尼安之助華盛頓令一勇士帶螺錢及口信與顛屈地總督令其一回見半王寄口語與各頭目及六國勇士山礮示打拿威各友謂今方急修山路大軍不日大集囑半王迅速來會華盛頓此時身兼數役勞瘁異常觀法人舉動勢將大舉而部下皆新募之兵人數單薄驟難禦敵法人則士卒訓練大砲充實餽運豐盈並聞除由溫蘭高所到之軍外另有一隊由倭海阿來又有

皮華示及噶打話野人六百名亦至西柯道忌力敵營事機危急人無固心華盛頓恐印度人及新兵聞風逃走鎮定如常畧無張惶之色乃與各員集議定計先赴兒列示整忌力倭海阿公司商棧屯劄以待援兵若新兵到日將進攻砲臺由此亦易運大砲下河計議既定華盛頓即撥六十人前往修路一面致書顛屈地取大砲春坎砲藥彈等物又計賓夕爾勒尼安已開議會馬里倫議會亦不日將開因致書二邦總督言法國舉動甚大軍情十分危急欲鼓動二邦合兵來助至兒列示整忌力紅石即裁撤地連之衆該兵皆係民壯漫無紀律不受約束四月二十九日華盛頓由噶兒忌力領一百六十人查看修路各工見山徑險遠甚難疏通今雖令衆兵並作每日開修不及四里自五月九日由噶兒忌力至此所開不及二十里日見倭海阿商賈紛紛逃避或傳法人增兵日盛添造砲臺甚多或言法人已據從前華盛頓日記所錄之要地訛言數起一商人報稱法人密遣那科示至撈利希利化雜示之新住場與兵卒四人僞爲緝拿逃兵者探訪我軍動靜此人即華盛頓出使時被其圍繞之人又聞法人在河下以財物賄印度人誘入兵籍訛言皆至一日數驚已而聞半王已帶壯士五十名將至華盛頓心乃稍安華盛頓連日精疲力竭乃將山路修成而大軍至昱希柯根利河又阻延數日新造浮橋乃濟時華盛頓稍暇上書總督顛屈地陳修路

之艱難。故毡里牙邦籌餉之愷嗇。鄉勇將弁薪糧不及正兵之半。兵官至自供炊爨。正兵飲食奢華。鄉勇則幾無鹹豉。鄉勇以餉糈菲薄。皆不欲效命疆場。華盛頓見餉竭兵單。諸事掣肘。恐難成功。抑鬱不自得。因發憤曰。我誓不去此矣。除他人盡去。倭海阿我乃去耳。今即以我為民勇。亦無所恨。雖艱難歷盡。而自問壯志不墮。人敢為之事。我亦敢為之。決不負我素志也。當大軍搭橋過曼希柯根利河時。印度人謂華盛頓此路斷難開。至見列示整忌力。華盛頓因偕隊長一人。兵卒三名。印度鄉導一名。乘小舟察看河道。可否通運。是河傍繞大山。湍流多石。印度人常以小舟曲折穿渡。若大軍輜重。斷難運行。華盛頓棹行三十英里。至一處河水斗落四丈。闊約五十碼。華盛頓見此奇險。即不前進。仍決計由陸路度軍。至二十三日。有印度探報言法人不滿八百。擬分一半潛夜來襲。半王亦有信。謂法軍不日即到。與華盛頓相見。請早備之。至暮。華盛頓聞法人已渡曼希柯根利河。相隔只十八里。華盛頓急擇忌利蔑道。大草場也命兵士斫伐小樹。掘塹為營。名曰抵擋場。令偵探乘緹車之馬。前往探聽。未見敵踪而還。至二十五日。化鷄示來報。言那科示於前一日午間。領法兵五十人。至十五里內。我跟踪伺之。現去此已只五里。華盛頓即發七十五人前往迎擊。至夜九點鐘。半王遣卒來報。謂彼偕數人。劊於去此六里之地。見兩法人踪跡詭密。必有

宜格外留意

- 第九十五條 凡車到棧。必將該棧棧名。大聲急呼。并告知搭客由某棧換車。
- 第九十六條 凡車到棧。停輪之處。須正對應停之處。設太過不及。駕車者不得將車移動。必聽管車者號令。
- 第九十七條 凡車已開行。無緊急之事。管車停車者。不准由車頂經過。亦不准在車旁板上行走。只准坐於應坐之車中。亦不准坐入他車之內。
- 第九十八條 凡管車者。在每串車之尾。末一間居住。停車者在每串車之前。機器車之後。一間居住。
- 第九十九條 凡搭客非本公司另有憑單。不准坐於管車停車者之車內。若他車搭客已滿。無可容身。不妨暫住。前第七條。已經申明。而管車停車者。亦不可不知也。
- 第一百條 凡魚肉雞鴨菜蔬。或糜爛等物。不准放入搭客車中。記明某物係某客所帶。放存停車者之車輪房內。
- 第一百零一條 凡車已經過各棧。行至盡頭一棧。管車停車者。須將車上各房查檢。設搭客有物件遺下。即將該件。交該棧棧長。

第一百零二條

凡車有別故欲令駕車者知之即將停車之輪儘力按緊房內有

停車之機器管車者房內亦有令其停車之機器若不設此機器則駕車者與管車者相去太遠呼應不靈矣按至再三俟駕車者知之乃止然後或用號燈或用號旗再作暗號

第一百零三條

凡車到棧所遞書信物件須交代清白不得含糊亦不得錯交別

棧此事關繫甚重取要小心

第一百零四條

凡每串車之後所點之燈車到一棧管車者必觀其果否明亮以

備半途或隧道中忽有意外之變停輪不行後來之車可以遙見其燈不致相撞

第一百零五條

凡本公司所給管車者之表所值若干歸管車者是問倘或損壞

或不行不准即將原由陳明送交總辦公事房以便修理

第一百零六條

凡管車停車者不得將車門另鎖一間以便搭客獨居希圖安靜

如搭客不願與他客同居欲獨居一間管車停車者不得私自作主也非由經管此事者允准不可

第一百零七條

凡車來往有一定之時刻全靠人力為之此管車者之責任也故

管車者精明靈動到車開車無不按准時刻若不善辦理往往落於時後本公司

立有功過簿凡各車來往時刻隨時登記

第一百零八條

凡車在半途有扣留等事或車有損傷或毀壞車燈車牕車墊等

物該管車者須詳細開明早九點鐘以前至總辦公事房稟報

第一百零九條

凡各棧所掛煤氣燈管車者搖旗為號之時須到處小心以防失

手打破

第一百十條

凡搭客坐車每喜將脚擱於車墊之上以致車墊齷齪他客往往

辨論至本公司陳訴管車者凡見搭客脚擱車墊即和平告知

第一百十一條

凡管車停車者不得私自更調亦不得中途更換非稟明總棧長

已經允准不可

第一百十二條

凡管車停車者沿途宜小心觀望預備停車若至車路最多之車

棧更宜小心非見的確暗號不可前進總宜先存一遇險之心預為防備設某處

應有暗號而此時不見或暗號模糊不清見之即作為危險暗號此萬無一失者

也管車停車者其慎之

第一百十三條

凡天氣有霧之時管車停車者須格外小心仔細觀望暗號刻刻

存一預備停車之意以便一見危險暗號不致倉皇無措

第一百十四條

與二十七條同

第一百十五條

與二十八條同無所有修理車路二句

第一百十六條 凡修理單車路并防備烟霧安置炸響之暗號等章管車者須格外小心詳後第二百四十五條至二百六十三條

管暗號者章程

第一百十七條 凡使用暗號之法均以電氣為之如兩棧之間一條車路之上無論何時何車只准一串車行走故凡車開行由此棧至彼棧此棧先用電氣告知彼棧前棧之車已開後棧之車方開不准前棧之車未開後棧之車先開按照此法小心辦理絕無意外之虞管車停車者不得以此法過於妥便不甚留心貽誤大事至管理暗號之人關繫尤重更宜刻刻謹慎不能稍有疎忽以下所詳各條皆為管理暗號者再四申明其各標標馬而不可忽也

第一百十八條 凡車路首尾兩棧每棧設暗號桿兩枝一告來車一告去車又電鐘一具用法詳下德律風兩具一通前棧一通後棧

第一百十九條 凡車路中間各棧每棧設暗號桿四枝兩枝在來車車路之上

一告入棧一告出棧兩枝在去車車路之上

一告入棧一告出棧又電鐘兩具德律風三具一通前棧一通後棧一通各棧

第一百二十條 用電鐘之法以鑰匙按其機器敲鐘之鐘即動按一次敲一鐘再

暗號房之鐘聲等等不同有來車去車之分分在鐘聲之輕重也

第一百二十一條 凡車來往先用電鐘告知管理暗號之人以便懸掛暗號其用電鐘之法如鐘敲三響係指路上無車即於暗號桿上將無車之暗號懸掛鐘敲五響係指路上有車即於暗號桿上將有車之暗號懸掛鐘敲十響係指試看暗號查察暗號並電鐘有無弊病等事

第一百二十二條 凡暗號桿上僅有暗號兩種一指路上無車一指路上有車無論何時一經有車開行即將暗號懸掛惟散痕照音斯車路之暗號不在此例另有專條詳後

第一百二十三條 凡前途所掛暗號如係紅燈即指路上有車紅燈指有車無論何車一概不准前進惟有獨准某車可過者不在此例獨准某車可過者如英國沿途暗號均掛紅燈禁止他車不能前進獨讓此車開行之謂也然此例惟君主一人可行君主以下皆不得做照此例

第一百二十四條 本公司所立暗號之法若欲明白了然將兩棧作為甲乙兩名甲棧姑作有車預備開行乙棧預備甲棧之車將到如甲棧之車將開甲棧之管暗號者即發電鐘告知乙棧乙棧已有回電云該車可開甲棧之車始開既開之後甲棧之管暗號者即將綠燈收回懸掛紅燈以禁後來之車不能前進俟甲棧

所開之車復離乙棧之後接得乙棧管暗號者來電云該車已離乙棧甲棧之管暗號者再將紅燈收回懸掛綠燈以告後來之車可以前進各棧按照此法循環辦理小心謹慎自無疎虞

第一百二十五條 倘乙棧之管暗號者已經電告甲棧云路上無車若忽有意外之變中途阻滯乙棧之管暗號者即敲電鐘五響報知甲棧甲棧除覆電乙棧外仍將綠燈收回懸掛紅燈乙棧亦將紅燈懸掛必俟路上無車乃可收回紅燈再照上條彼此辦理但以上所立之法意外之變在一條車路之上若在兩條車路之上又須用暗號告知前後兩棧矣

第一百二十六條 凡車未開之前管暗號者須先用暗號告知前棧俟前棧覆可開後方准開行否則不准

第一百二十七條 凡電報暗號須緩緩報明若無庸前棧急速回覆更宜緩報以免貽誤

第一百二十八條 凡報暗號經管者無論何事須親自發電不能假手於人

第一百二十九條 凡管暗號者必看清車已離棧然後始發暗號告知路上無車管暗號者須親自察看全車已去並已過打暗號之所方准發電倘因烟霧迷漫

或別故阻隔視之不明該管暗號者即告知該棧棧長另行派人觀看車離棧後轉告管理暗號之人

第一百三十條 管暗號者每日到差必查檢敲鐘之錘正與不正以及暗號桿暗號板暗號燈電報機器等件是否靈動

第一百三十一條 倘暗號不靈電鐘不鳴以德律風代之

第一百三十二條 凡各棧暗號無論離棧遠近均須刻刻告驚除實係路上無車應將平安暗號懸掛外凡有車經過後即將危險暗號懸掛以便後來之車見之停輪

第一百三十三條 凡暗號電鐘德律風等物歸某人用即歸某人經管稍有損壞不靈之處隨即告知該棧棧長

第一百三十四條 凡暗號安置打暗號之所者其橫竿是否靈動管暗號者須刻刻觀看危險當指為危險平安當指為平安

第一百三十五條 凡鐵路中運車之時該路必將危險暗號懸掛以告各車停輪不准由該路來往俟運車已畢再將危險暗號收回

第一百三十六條 凡管暗號者每日到差須格外勤慎一意辦公不准看書並新

聞報除奉准外親友亦不得探訪

第一百三十七條 凡各處德律風私事固不准用即稽查遺失行李物件亦不准用行李物件遺失歸棧長寫信稽查

第一百三十八條 凡車忽有意外之變停止半途或因別故不能如常在車棧停輪其管車者隨即奔回車後之棧告知該棧管理暗號之人該管暗號者一聞此信即將該車停止原由電告機器師公事房總棧長公事房總監督公事房總辦公事房彼時該路不准他車行走必待該管暗號者奉有明文途中毫無阻礙方准開行

第一百三十九條 凡車在甲棧預備開行前往乙棧甲棧之管暗號者與乙棧之管暗號者彼此情形不甚了然如路上有車無車之類該車不可擅開即將不甚了然之處告知甲棧之棧長該棧長登機器車令駕車者小心開行此獨開機器車途查看究竟有無火車阻礙但須直抵乙棧查明毫無別故然後該棧長回至甲棧該車方准開行凡遇此不甚了然之處必須照章辦理管暗號者不得以德律風查問恐傳聞不清致有貽誤

第一百四十條 凡各棧須稟報來往火車數目管暗號者須將來往多寡去車多寡經過多寡一一記明按定時刻送呈總辦公事房

下期續印

本館辦事諸君名氏

總理 錢塘汪康年 撰述 新會梁啟超 卓如 英文繙譯 桐鄉張坤德 少塘
法文繙譯 宛平郭家驥 稚良 東文繙譯 日本東京古城貞吉 文譯 華文較爲簡捷今除譯報外
兼譯各種章程 理事 鎮江印書館 番禺黃春芳 延輝

各處代收捐款諸君名氏住所
京城 陳文亮 部郎 蘇州 蘇州府 蘇州府 蘇州府
湖北 葉浩 部郎 蘇州府 蘇州府 蘇州府
江西 鄧叔 部郎 蘇州府 蘇州府 蘇州府
蘇州 張先 部郎 蘇州府 蘇州府 蘇州府
諸君惠款請交上海開各處及各電報局代收本館收到再由總理簽名繕據寄繳此外各地再行續佈
各處派報處所
各處電報分局
成都南門內文廟後吳氏宗祠
江西九江福康輪船公司
宜昌二架牌坊江左漢記分局
常德南門外乙海春戒烟藥房
蘇州胥門內侍巷張公館
寧波小沙泥街餘信鹽局
廣州雙門底聖教書樓 西關朝
新加坡鴻發棧 檳榔嶼嶺南棧
本埠石路南樓仁里本報館 三馬路致書室 望平街
諸君欲閱本報可向上開各處購買亦可函告本館及各處掛號以便按期寄到此外各處再行續佈

天津估衣街文美齋書坊
重慶縣廟街同文局
漢口集賢門大英藥房 招商局上海江
沙市七里廟巷江左漢記分局
南京花牌樓池州楊公館
常州龍城書院
紹興水澄巷墨潤堂書坊
烟台潮州會館
武昌新街官書局
湖南礦務總局
淮安城內高公橋劉公館
無錫申報處
温州學計館
香港上環恒順泰
日本神戶均同和泰

本館價目 凡先行掛號交報費十兩者送報五年 先交報費十元者送報三年 先交報費四元者送報一年 以上各款本館收到後均有收據為憑外埠即交經理人代發惟先閱報後交費者每年四元五角 以上遠近一例惟直隸山東河南四川廣西每冊須加信資洋二分東三省山西陝西貴州每冊加洋四分甘肅雲南每冊加洋六分 拆購者每本一角五分 所有各地公局各省坐省代本館派報收費者每收費十元贈銀二元本館專憑報價核算其僻遠處所須加信資送費者其價目多少聽代派經理人之便 如有信局商店願代本報派送者如派至三十分以上每分每年均作三元計算先行交費所有信資寄資由代派者自出

助資諸君名氏 凡定報者無論十兩十元四元均不入此列

張孝達制軍助銀柒百兩 梁穰卿進士不取報仍列入

盛杏蓀觀察助銀伍百兩 黃幼農觀察助銀伍百兩

薛次甲觀察助銀貳百兩 黃愛棠大令助銀壹百兩

任壽華茂才助銀拾元 徐君勉茂才助銀壹百兩

湖南礦務總局助銀肆百元 鄒殿書部郎凌瀚捐銀伍百兩

孫仲頌刑部助銀壹百元 宗湘文觀察助銀壹百元

瑞安左營守備閻儀龍助銀拾元 招商局助銀貳百兩

譯印西文地圖公會告白 本館購求各種西文精圖在湘省設局詳細譯繪共六百六十餘幅險要扼

塞莫不詳載定價八十一元如購股票者只收回紙印費五十元先收二十五元第一次交亞洲北面

圖百幅應續收股洋二十元第二次出內地直省圖二百六十幅再收股洋五元第三次出亞歐美阿

澳各圖二百零七幅共為六百六十七幅約三年告成現又分設於上海石路之時務報館如欲購者

請至館看取樣張可也

湖南礦務分局告白 湘省近來尋出各種礦質甚多而妄的摩尼尤不可勝用如有華洋商人欲來承

辦請即至上海石路時務報館本分局商議可也

黃公度觀察捐集銀壹千元

朱竹石觀察助銀壹百元

四知堂楊助銀貳百元

胡貞甫上舍助銀壹百元

黃仲燮太史捐銀叁拾元

李紫翹超瓊助銀壹百元

此款未完以後續刊

